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6 1953

2

封神演義

二

T 5757/04-21D

共二十本

新刻鍾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

第一回

紂王女媧宮進香

古風一首



混沌初分盤古先。太極兩儀四象懸。子天丑地人寅出。
避除獸患有巢賢。燧人取火免鮮食。伏羲畫卦陰陽前。
神農治世嗜百艸。軒轅禮樂婚姻聯。少昊五帝民物阜。
禹王治水洪波瀾。承平享國至四百。桀王無道乾坤顛。
日縱妹喜荒酒色。成湯造亳洗腥羶。放桀南郊拯暴虐。
雲霓如願後蘇全。三十一世傳殷紂。商家脈絡如斷弦。
紊亂朝綱絕倫紀。殺妻誅子信讒言。穢污宮闈寵妲己。

薑益炮烙忠貞寃。鹿臺聚斂萬姓苦。愁聲怨氣應障天。
直諫剖心盡焚炙。孕婦剝剔朝涉殲。崇信姦回棄朝政。
屏逐師保性何偏。郊社不修宗廟廢。奇技淫巧盡心研。
昵比罪人乃罔畏。沉酗肆虐如鷓鴣。西伯朝商囚羑里。
微子抱器走風煙。皇天震怒降災毒。若涉大海無淵邊。
天下荒荒萬民怨。子牙出世人中仙。終日垂絲釣人主。
飛熊入夢獵岐田。共載歸周輔朝政。三分有二日相沿。
文考未集大勲沒。武王善述日乾乾。並津大會八百國。
取彼凶殘伐罪愆。甲子昧爽會牧野。前途倒戈反回旋。
若崩厥角齊稽首。血流標蒼脂如泉。戎衣甫着天下定。

更于成湯增光妍。牧馬華山示偃武。開封周家八百年。
太白旗懸獨夫死。戰亾將士幽魂潛。天挺人賢號尚父。
封神壇上列花箋。大小英靈尊位次。商周演義古今傳。
成湯乃黃帝之後也。姓子氏。初帝嚳次妃簡狄。祈于高禖。
有之鳥之祥。遂生契。契事唐虞爲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商。
傳十三世生太乙。是爲成湯。聞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是箇大賢。卽時以幣帛三遣使往聘之。而不敢
用。進之于天子。桀王無道。信讒逐賢。而不能復歸之於
湯。後桀王日事荒淫。殺直臣關龍逢。眾庶莫敢直言。湯使
人哭之。桀王怒。囚湯于夏台。後湯得釋而歸國。出郊見人

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
 惟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
 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聞之曰。
 湯德至矣。歸之者四十餘國。桀惡日暴。民不聊生。伊尹乃
 相湯伐桀。放桀于南巢。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諸
 侯皆推湯為天子。於是湯始即位。都于亳。元年乙未。湯在
 位。除桀虐政。順民所喜。遠近歸之。因桀無道。大旱七年。成
 湯祈禱桑林。天降大雨。又以莊山之金。鑄幣救民之命。作
 樂大濩。濩者護也。言湯寬仁大德。能救護生民也。在位十
 三年而崩。壽百歲。享國六百四十年。傳至商受而止。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巳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囂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王		

紂王乃帝乙之三子也。帝乙生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微
 子衍。三曰壽王。因帝乙與于御園。領眾文武。玩賞牡丹。因
 飛雲閣塌了一椽。壽王托椽換柱。力大無比。因首相商容。
 上大夫梅伯。趙啓等。上本立東宮。乃立季子壽王為太子。
 後帝乙在位三十年而崩。托狐與太師聞仲。隨立壽王為

天子名曰紂王。都朝歌。文有太師聞仲。武有鎮國武成王黃飛虎。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國。中宮元配皇后姜氏。西宮妃黃氏。馨慶宮妃楊氏。三宮后妃皆德性真靜。柔和賢淑。紂王坐享太平。萬民樂業。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四夷拱手。八方賓服。八百鎮諸侯。盡朝於商。有四路大諸侯。率領八百小諸侯。東伯侯姜完楚。居於東魯。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每一鎮諸侯。領二百鎮小諸侯。共八百鎮諸侯。屬商。紂王七年春二月。忽報到朝歌。反了北海七十二路侯。袁福通等。太師聞仲奉勅征北。不題。一日。紂王早朝登殿。設聚文武。但見

瑞靄紛紛。金鸞殿上坐君王。祥光繚繞。白玉堦前列文武。沉檀八百噴金爐。則見那珠簾高捲。蘭麝氤氳。籠寶扇。且看他雉尾低回。

天子問當駕官。有奏章出班。無事朝散。言未畢。只見右班一人出班。俯伏金堦。高擎牙笏。山呼稱臣。臣商容待罪。宰相執掌朝綱。有事不敢不奏。明日乃三月十五日。女媧娘娘聖誕之辰。請陛下駕臨女媧宮降香。王曰。女媧有何功德。朕輕萬乘而往降香。商容奏曰。女媧娘娘乃上古神女。生有聖德。那時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女媧乃採五色石。煉之以補青天。故有功于百姓。黎庶

立禮祀以報之。今朝歌祀此福神。則四時康泰。國祚綿長。風調雨順。災害潛消。此福國庇民之正神。陛下當往行香。王曰。准卿奏章。紂王還宮。旨意傳出。次日天子乘輦。隨帶兩班文武。往女媧宮進香。此一回紂王不來還好。只因進香惹得四海荒荒。生民失業。正所謂漫江撒下鈎和線。從前釣出是非來。怎見得有証詩曰。

天子鸞輿出鳳城。

旌旄瑞色映簪纓。

龍光劍吐風雲色。

赤羽幢搖日月精。

堤柳曉分僊掌露。

溪花光耀翠裘清。

欲知巡幸瞻天表。

萬國衣冠拜聖明。

駕出朝歌南門。家家焚香設火。戶戶結綵鋪氈。三千鉄騎。八百御林。武成王黃飛虎保駕。滿朝文武隨行。前至女媧宮。天子離輦。上大殿香焚爐中。文武隨班拜賀畢。紂王觀看殿中華麗。怎見得。

殿前華麗五彩金粧。金童對對執旂幢。玉女雙雙捧如意。玉鈎斜掛半輪新月。懸空寶帳婆娑。萬對彩鸞朝斗。碧落牀邊。俱是舞鶴翔鸞。沉香寶座。造就走龍飛鳳。飄飄奇彩異尋常。金爐瑞靄裊裊禎祥。騰紫霧。銀燭輝煌。君王正看行宮景。一陣狂風透膽寒。

紂王正看此宮殿。宇齊整樓閣豐隆。忽一陣狂風捲起幔。

帳現出女媧聖像。容貌端麗。瑞彩翩翩。國色天姿。婉然如生。真是蕊宮仙子。臨凡月殿。嫦娥下世。古語云。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紂王一見。神魂飄蕩。陡起淫心。自思朕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總有六院三宮。并無有此艷色。王曰。取文房四寶。侍駕官忙取將來。獻與紂王。天子深潤紫毫。在行宮粉壁之上。作詩一首。

鳳鸞寶帳景非常。

盡是泥金巧樣粧。

曲曲遠山飛翠色。

翩翩舞袖映霞裳。

梨花帶雨爭嬌艷。

芍藥籠烟騁媚粧。

但得妖嬈能舉動。

取回長樂侍君王。

天子作畢。只見首相商容啓奏曰。女媧乃上古之正神。朝歌之福主。老臣請駕拈香。祈求福德。使萬民樂業。雨順風調。兵火寧息。今陛下作詩褻瀆聖明。毫無虔敬之誠。是獲罪於神聖。非天子巡幸祈請之禮。愿主公以水洗之。恐天下百姓觀見。傳言聖上無有德政耳。王曰。朕看女媧之容。有絕世之姿。因作詩以讚美之。豈有他意。卿毋多言。况孤乃萬乘之尊。留與萬姓觀之。可見娘娘美貌絕世。亦見孤之遺筆耳。言罷。回朝文武百官。默默點首。莫敢誰何。俱鉗口而回。有詩為証。

詩曰

鳳輦龍車出帝京。

拈香釐祝女中英。

只知祈福黎民樂。

孰料吟詩萬姓驚。

目下狐狸為太后。

眼前豺虎盡簪纓。

上天垂象皆如此。

徒令英雄歎不平。

天子駕回陞龍德殿百官朝賀而散。時逢望辰三宮妃后朝君中宮姜后西宮黃妃馨慶宮楊妃朝畢而退。按下不表。且言女媧娘娘降誕三月十五日往火雲宮朝賀伏羲炎帝軒轅三聖而回。下得青鸞坐于寶殿玉女金童朝禮畢。娘娘猛抬頭看見粉牆上詩句大怒罵曰。殷受無道昏君。不想修身立德以保天下。今反不畏上天吟詩褻我。甚

是可惡。我想成湯代桀而王天下。享國六百餘年。氣數已盡。若不與他箇報應。不見我的靈感。即喚碧霞童子駕青鸞往朝歌一問。不題。却說二位殿下殷郊殷洪來參謁父王。那殷郊後來是封神榜上直年太歲。殷洪是五穀神。皆有名神將。正行禮間。頂上兩道紅光冲天。娘娘正行時。被此氣攔住雲路。因望下一看。知紂王尚有二十八年氣運。不可造次。暫回行宮。心中不悅。喚彩雲童兒把後宮中金葫蘆取來。放在丹墀之下。揭去蘆蓋。用手一指。葫蘆中有一道白光。其大如線。高三四丈有餘。白光之上懸出一首旛來。光分五彩。瑞映千條。名曰招妖旛。怎見得不一時悲

風颯颯。慘霧迷漫。陰雲四合。但見有詩為証。

詩曰

善聚亭前草。

能開水上萍。

揭簾真有義。

滅燭太無情。

隔院聞鍾響。

高樓送鼓聲。

只知千樹吼。

不見半分形。

風過數陣。天下羣妖。俱到行宮。聽候法旨。娘娘分付彩雲。着各處妖魔且退。只留軒轅墳中三妖伺候。三妖進宮。參謁口稱娘娘。聖壽無疆。這三妖一個是千年狐狸精。一個是九頭雉鷄精。一個是玉石琵琶精。俯伏丹墀。娘娘曰。三妖聽吾密旨。成湯望氣黯然。當失天下。鳳鳴岐山。西周已

生聖主。天意以定。氣數使然。你三妖可隱其妖形。托身宮院。惑亂君心。俟武王伐紂。以助成功。不可殘害衆生。事成之後。使你等亦成正果。娘娘分付已畢。三妖叩頭謝恩。化清風而去。正是狐狸聽旨施妖術。斷送成湯六百年。有詩為証。

詩曰

三月中旬駕進香。

吟詩一首起飛殃。

只知把筆施才學。

不曉今番社稷亡。

按下女媧娘娘分付三妖不題。且言紂王只因進香之後。看見女媧美貌。朝暮思想。寒暑盡忘。寢食俱廢。每見六院

三宮真如塵飯土羹。不堪諦視。終朝將此事不放心懷。鬱鬱不樂。一日駕臨顯慶殿。時有常隨在側。紂王忽然猛省。着奉御宣中諫大夫費仲。乃紂王之倖臣。近因聞太師仲奉勅平北海。大兵遠征。戎外立功。因此上就寵費仲。尤渾二人。此二人朝朝盡惑聖聰。讒言獻媚。紂王無有不從。大抵天下將危。佞臣當道。不一時。費仲朝見。王曰。朕因女媧宮進香。偶見其顏艷麗。絕世無雙。三宮六院。無當朕意。將如之何。卿有何策。以慰朕懷。費仲奏曰。陛下乃萬乘之尊。富有四海。德配堯舜。天下之所有。皆陛下之所有。有何思不得。這有何難。陛下明日傳一旨。頒行四路諸侯。每一鎮選

美女百名。以充王庭。何憂天下絕色。不入王選乎。紂王大悅。卿所奏甚合朕意。明日早朝發旨。卿且暫回。隨卽命駕還宮。畢竟不知此後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紂之無道。周書亟稱之。有曰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弗事。猶可。今竟事而褻之。宜有滅亡之禍。獨恨首相容。不能譏諫。反逢迎以開此釁端。真該一棒打殺。

又批

好色者。人人皆有是心。獨怪商紂好色。而思及土

木偶人。可爲真好。可爲痴好。看來今人還當不如此。一好字。可發一咲。

一紙半回燈一知

不。米。則。人。可。欲。其。汝。何。然。祇。汝。香。來。今。人。數。當。不。以。
其。不。發。會。清。人。人。皆。亦。是。亦。際。外。商。條。世。會。而。思。又。出。
本。初。不。指。精。精。又。發。收。以。開。此。舉。滿。真。這。一。社。在。幾。
二。人。離。下。今。京。專。而。寒。之。江。首。越。下。之。厥。跡。則。首。併。容。
又。日。雖。受。困。自。對。亦。以。吏。氣。此。專。上。帝。恢。應。收。準。
縣。壯。之。極。之。無。豈。風。書。並。酥。之。亦。日。收。越。上。天。制。災。不。只。
數。宮。畢。竟。不。映。此。終。所。收。且。離。不。回。衣。繼。
到。帳。也。奏。甚。合。規。意。即。日。早。時。發。音。喚。且。曾。回。韻。唱。命。驚。
美。丈。百。名。以。表。王。真。前。運。天。下。離。會。不。入。王。選。平。條。王。大。

第二回

冀州侯蘇護反商

詩曰

丞相金鑾直諫君

忠肝義膽孰能羣

早知侯伯來朝覲

空費傾葵紙上文

話說紂王聽奏大喜。即時還宮。一宵經過。次日早朝。聚兩
班文武朝賀。畢。紂王便問當駕官。即傳朕旨。意頒行四鎮
諸侯。與朕每一鎮地方。揀選良家美女百名。不論富貴貧
賤。只以容貌端莊。情性和婉。禮度閒淑。舉止大方。以克後
宮役使。天子傳旨未畢。只見左班中一人。應聲出奏。俯伏
言曰。老臣商容。啓奏陛下。君有道則萬民樂業。不令而從。

况陛下後宮美女不啻千人。嬪御而上。又有妃后。今弊空欲選美女。恐失民望。臣聞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此時水旱頻仍。乃事女色。實為陛下不取也。故堯舜與民偕樂。以仁德化天下。不事于戈。不行殺伐。景星耀天。甘露下降。鳳凰止于庭。芝艸生于野。民豐物阜。行人讓路。犬無吠聲。夜雨晝晴。稻生雙穗。此乃有道與隆之象也。今陛下若取近時之樂。則目眩多色。耳聽滂聲。沉湎冒色。遊于苑囿。獵于山林。此乃無道敗亡之象也。老臣待罪。首相位列朝綱。侍君三世。不得不啓陛下。臣愿陛下進賢退不肖。修行仁義。通達道德。則和氣貫于天下。

自然民富財豐。天下太平。四海雍熙。與百姓共享無窮之福。况今北海兵戈未息。正宜修其德。愛其民。惜其財。費重其使令。雖堯舜不過如是。又何必區區選侍。然後為樂哉。臣愚不識忌諱。望祈容納。紂王沉思良久。卿言甚善。朕即免行。言罷。羣臣退朝。聖駕還宮。不題。不意紂王八年夏四月。天下四大諸侯率領八百鎮朝覲於商。那四鎮諸侯乃東伯侯姜完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天下諸侯俱進朝歌。此時太師聞仲不在都城。紂王寵用費仲。尤渾。各諸侯俱知二人把持朝政。擅權作威。少不得先以禮賄送。以結其心。正所謂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

公內中有位諸侯。乃冀州侯。姓蘇。名護。此人生得性如烈火。剛方正直。那裡知道奔競夤緣。平昔見稍有不公不法之事。便執法處分。不少假借。故此與二人俱未曾送有禮物。也是合當有事。那日二人查天下諸侯。俱送有禮物。獨蘇護並無禮單。心中大怒。懷恨於心。不題。其日元旦吉晨。天子早朝。設聚兩班文武。眾官拜賀畢。黃門官啓奏陛下。今年乃朝賀之年。天下諸侯皆在午門外朝賀。聽候玉音。發落。紂王問首相商容。容曰。陛下止可宣四鎮首領。臣面君採問。民風土俗。淳龐澆兢。國治邦安。其餘諸侯。俱在午門外朝賀。天子聞言大悅。卿言極善。隨命黃門官傳旨。宣

四鎮諸侯見駕。其餘午門朝賀。話說四鎮諸侯。整齊朝服。輕搖玉佩。進午門。行過九龍橋。至丹墀。山呼朝拜。畢俯伏。王慰勞曰。卿等與朕宣猷贊化。撫綏黎庶。鎮攝荒服。威遠寧邇。多有勤勞。皆卿等之功耳。朕心喜悅。東伯侯奏曰。臣等荷蒙聖恩。官居總鎮。臣等自叨執掌。日夜兢兢。常恐不克負荷。有辜聖心。縱有犬馬微勞。不過臣子分內事。尚不足報涓涯於萬一耳。又何勞聖心垂念。臣等不勝感激。天子龍顏大喜。命首相商容。亞相比干。與顯慶殿治宴相待。四臣叩頭謝恩。離丹墀。前至顯德殿。相序筵宴。不題。天子退朝。至便殿。宣費仲。尤渾二人。問曰。前卿奏朕欲令天下

四鎮大諸侯進美女。朕欲頒旨。又被商容諫止。今四鎮諸侯在此。明早召入。當面頒行。俟四人回國。以便揀選進獻。且免使臣往返。二卿意下若何。費仲俯伏奏曰。首相諫止。採選美女。陛下當日容納。卽行停旨。此美德也。臣下共知衆庶共知。天下景仰。今一旦復行。是陛下不足取信於臣民矣。切爲不可。臣近訪得冀州侯蘇護有一女。艷色天姿。幽閒淑性。若選進宮。幃隨侍左右。堪任役使。况選一人之女。又不驚擾天下百姓。自不動人耳目。紂王聽言。不覺大悅。卿言極善。卽命隨侍官傳旨。宣蘇護使命來至館驛。傳旨宣冀州侯蘇護商議國政。蘇護卽隨使命至龍德殿朝。

見禮畢。俯伏聽命。王曰。朕聞卿有一女。德性幽閒。舉止中度。朕欲選侍後宮。卿爲國戚。食其天祿。受其顯位。永鎮冀州。坐享安康。名揚四海。天下莫不欣羨。卿意下如何。蘇護聽言。正色而奏曰。陛下宮中。上有后妃。下至嬪御。不啻數千。妖冶嫵媚。何不足以悅王之耳目。乃聽左右諂諛之言。陷陛下於不義。况臣女蒲柳陋質。素不諳禮度。德色俱無。足取乞陛下留心。邦本速斬。此進讒言之小人。使天下後世知陛下正心修身。納言聽諫。非好色之君。豈不美哉。紂王大咲曰。卿言甚不諳大體。自古及今。誰不願女作門楣。况女爲后妃。貴敵天子。卿爲皇親國戚。赫奕顯榮。孰過于

此卿母惑迷。當自裁審。蘇護聞言。不覺勵聲言曰。臣聞人君修德勤政。則萬民悅服。四海景從。天祿永終。昔日有夏失政。淫荒酒色。惟我祖宗。不邇聲色。不殖貨財。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克寬克仁。方能割正。有夏彰信。兆民邦乃其昌。永保天命。今陛下不取法祖宗。而效彼夏王。是取敗之道也。况人君愛色。必顛覆社稷。卿大夫愛色。必絕滅宗廟。士庶人愛色。必戕賊其身。且君為臣之標。率君不向道。臣不將化之。而朋比作仇。天下事尚忍言哉。臣恐商家六百餘年基業。必自陛下紊亂之矣。紂王聽蘇護之言。勃然大怒。曰。君命召不俟駕。君賜死不敢違。况選汝一女為后。如乎。

敢以慝言忤旨。面折朕躬。以亡國之君。匹朕大不敬。孰過下此。着隨侍官。拿出午門。送法司勘問。正法。左右隨將蘇護拿下。轉出費仲。尤渾二人。上殿俯伏奏曰。蘇護忤旨。本該勘問。但陛下因選侍其女。以致得罪。使天下聞之道。陛下輕賢重色。阻塞言路。不若赦之歸國。彼感皇上不殺之恩。自然將其女進貢宮闈。以侍皇上。庶百姓知陛下寬仁大度。納諫容流。而保護有功之臣。是一舉兩得之意。願陛下准臣施行。紂王聞言。天顏少霽。依卿所奏。即降赦令。彼還國不得久羈朝歌。話說聖旨一下。迅如烽火。即催逼蘇護出城。不容停止。那蘇護辭朝。回至驛亭。眾家將接見慰。

問聖上召將軍進朝有何商議。蘇護大怒罵曰：無道昏君，不思量祖宗德業，寵信讒臣，諂媚之言，欲選吾女進宮，爲妃。此必是費仲、尤渾以酒色迷惑君心，欲專朝政。我聽旨不覺直言諫諍，昏君道我忤旨，拿送法司。二賊子又奏昏君赦我歸國，諒我感昏君不殺之恩，必將吾女送進朝歌。以遂二賊奸計。我想聞大帥遠征，二賊弄權，眼見昏君必荒淫酒色，紊亂朝政，天下荒荒，黎民倒懸，可憐成湯社稷，化爲烏有。我自思若不將此女進貢，昏君必興問罪之師。若要送此女進宮，以後昏君失德，使天下人耻笑。我不智，諸將必有良策教我。衆將聞言，齊曰：吾聞君不正則臣殺

外國。今主上輕賢重色，眼見昏亂，不若反出朝歌，自守一國。上可以保宗社，下可保一家。此時蘇護正在盛怒之下，一聞此言，不覺性起，竟不思維，便曰：大丈夫不可做不明白事。叫左右取文房四寶來，題詩在午門牆上，以表我永不歸商之意。詩曰：

君壞臣綱。

有敗五常。

冀州蘇護。

永不朝商。

蘇護題了詩，領家將逕出朝歌，奔本國而去。且言紂王見蘇護當面折諍一番，不能遂願，雖准費尤二人所奏，不知彼可能將女進貢深宮，以遂朕于飛之樂。正躊躇不悅，只

見看午門內臣俯伏奏曰。臣在午門見牆上帖有蘇護題。有反詩十六字。不敢隱匿。伏乞聖裁。隨侍接詩。鋪在御案上。紂王一見大罵賊子。如此無禮。朕體止天好生之德。不殺鼠賊。勅令歸國。彼反寫詩午門。大辱朝廷。罪在不赦。卽命宣殷破敗。晁田魯雄等統領六師。朕須親征。必滅其國。當駕官隨宣魯雄等見駕。不一時魯雄等朝見禮畢。王曰。蘇護反商。題詩午門。甚辱朝綱。情殊可恨。法紀難容。卿等統人馬廿萬爲先鋒。朕親率六師以聲其罪。魯雄聽罷。俯首暗思。蘇護乃忠良之士。素懷忠義。何事觸忤天子。自欲親征冀州。休矣。魯雄爲蘇護俯伏奏曰。蘇護得罪于陛下。

何勞御駕親征。況且四大鎮諸侯俱在都城。尚未歸國。陛下可點一二路征伐。以擒蘇護。明正其罪。白不失撻伐之威。何必聖駕遠事其地。紂王問曰。四侯之內誰可征伐。費仲在傍出班奏曰。冀州乃北方崇侯虎屬下。可命侯虎征伐。紂王卽准施行。魯雄在側自思。崇侯虎乃貪鄙暴橫之夫。提兵遠征。所徑地方必遭殘害。黎庶何以得安。見有西伯姬昌。仁德四布。信義素著。何不保舉此人。庶幾兩全。紂王方命傳旨。魯雄奏曰。侯虎雖鎮北地。恩信尚未符與人。恐此行未能伸朝廷威德。不如西伯姬昌。仁義素聞。陛下若假以節鉞。自不勞矢石。可擒蘇護。以正其罪。紂王思想。

良久。俱准奏。特旨令二侯秉節鉞得專征伐。使命持旨到顯慶殿宣讀。不題。只見四鎮諸侯與二相飲宴未散。忽聽旨意下。不知何事。天使曰。西北侯北伯侯接旨。二侯出席接旨。跪聽宣讀。詔曰。朕聞冠履之分。雖嚴。事使之道。無兩。故君命召。不候駕。君賜死。不敢返命。乃所以隆尊卑。崇任使也。茲不道蘇護狂悖無禮。立殿忤君。紀綱已失。被赦歸國。不思自新。輒敢寫詩午門。安心叛主。罪在不赦。茲爾姬昌等節鉞便宜行事。往懲其忤。毋得寬縱。罪有攸歸。故茲詔示。汝往欽哉。謝恩。

天使讀畢。二侯謝恩。平身。姬昌對二丞相。三侯伯言曰。蘇護朝商。未進殿庭。未參聖上。今詔旨有立殿忤君。不知此語何來。且此人素懷忠義。累有軍功。午門題詩。必有詐偽。天子聽信何人之言。欲伐有功之臣。恐天下諸侯不服。望二位丞相。明日早朝見駕。請察其詳。蘇護所得何罪。果言而正伐之可也。倘言而不正。合當止之。比干言曰。君侯言之是也。崇侯虎在傍言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今詔旨已出。誰敢抗違。况蘇護題詩午門。必然有據。天子豈無故而發此難端。今諸侯八百。俱不遵王命。大肆猖獗。是王命不能行於諸侯。乃取亂之道也。姬昌曰。公言雖善。是執其一

主和漢書
端耳。不知蘇護乃忠良君子。素秉丹誠。忠心爲國。教民有方。治兵有法。數年以來。並無過失。今天子不知爲誰人。迷惑興師。問罪於善類。此一節恐非國家之祥瑞。只愿當今不事干戈。不行殺伐。共樂堯年。况兵乃兇象。所經地方。必有驚擾之虞。且勞民傷財。窮兵黷武。師出無名。皆非盛世所宜有者也。崇侯虎曰。公言固是有理。獨不思君命所差。槩不由已。且煌煌天誥。誰敢違以自取欺君之罪。昌曰。既如此。公可領兵前行。我兵隨後便至。當時各散。西伯便對二丞相言。侯虎先去。姬昌暫回西岐。領兵續進。須各辭散。不題。次日崇侯虎下教場。整點人馬。辭朝起行。且言蘇

護離了朝歌。同衆士卒。不一日回到冀州。護之長子蘇全忠。率諸侯出廓迎接。其時父子相會。進城。府下馬。衆將俱到殿前見畢。護曰。當今天子失政。天下諸侯朝覲。不知那一個奸臣。暗奏吾女姿色。昏君宣吾進。欲將吾女選立宮妃。彼時被我當面諫諍。不意昏君大怒。將我拿問。忤旨之罪。當有費仲、尤渾一人。保奏將我赦回。欲我送女進獻。彼時心甚不快。偶題詩帖于午門。而反商。此回昏君必點諸侯前來問罪。衆將官聽令。且將人馬訓練。城垣多用滾木砲石。以防攻打之虞。諸將聽令。日夜防維。不敢稍懈。以待廝殺。話說崇侯虎領五萬人馬。卽日出兵。離了朝歌。

望冀州進發。但見

轟天砲響。振地鑼鳴。轟天砲響。汪洋大海起春雷。振地鑼鳴。萬刃山前丟霹靂。旛幢招展。三春楊柳交加。號帶飄揚。七夕彩雲蔽日。刀鎗閃灼。三冬瑞雪重鋪。劍戟森嚴。九月秋霜蓋地。騰騰殺氣鎖天台。隱隱紅雲遮碧岸。十里汪洋波浪滾。一座兵山出土來。

大兵正行所過州府縣道。非止一日。前哨馬來報人馬已至冀州。請千歲軍令定奪。侯虎傳令安營。怎見得

東擺蘆葉點鋼鎗。南擺月樣宣花斧。西擺馬鬣鴈翎刀。北擺黃花硬柄弩。中央戊己按勾辰。殺氣離營四十五。

轅門下按九宮星。犬寨暗藏八卦譜。

侯虎安下營寨。早有報馬報進冀州。蘇護問曰。是那路諸侯爲將。探事回曰。乃北伯侯崇侯虎。蘇護大怒曰。若是別鎮諸侯。還有他議。此人素行不道。斷不能以禮解釋。不若乘此大破其兵。以振軍威。且爲萬姓除害。傳令點兵出城。斷戰衆將聽令。各整軍器出城。一聲砲響。殺聲振天。城門開處。將軍馬一字擺開。蘇護大呼曰。傳將進去。請主將轅門答話。探事馬飛報進營。侯虎傳令整點人馬。只見門旗開處。侯虎坐逍遙馬。統領衆將出營。展一棚杆籠鳳繡旗。後有長子崇應彪。壓住陣腳。蘇護見侯虎飛鳳盔。金瑣甲。大

紅袍玉束帶。紫驂騮。斬將大刀。擔于鞍轡之上。蘇護一見。馬上欠身曰。賢侯別來無恙。不才甲冑在身。不能全禮。今天子無道。輕賢重色。不思量留心邦本。聽讒佞之言。強納臣子之女。爲妃。荒淫酒色。不久天下變亂。小才自各守邊疆。賢侯何故興此無名之師。崇侯聽言大加心曰。你忤逆天子。詔旨題反詩於午門。是爲賊臣。罪不容誅。今奉詔問罪。則當肘膝轅門。尚敢巧語支吾。持兵貫甲。以騁其強暴哉。崇侯回顧左右。誰與我擒此逆賊。言未了。左哨下有一將。頭帶鳳翅。盔黃金甲。大紅袍。獅蠻帶。青鬃馬。嘯聲而言曰。待未將擒此叛賊。連人帶馬。滾至軍前。這壁廂有蘇護之

子。蘇全忠見那陣上一將當先刺斜裡。驤馬搖戟曰。慢來。全忠認得是偏將梅武。梅武曰。蘇全忠你父子反叛得罪天子。尚不倒戈服罪。而強欲抗天兵。是自取滅族之禍矣。全忠拍馬搖戟。霹胸來刺梅武。手中斧劈面相迎。但見二將陣前心影。鑼鳴鼓響。人驚。該因世上動刀兵。致使英雄相馳騁。這個那分上下。那個兩眼難睜。你拿我。凌烟閣上標名。我捉你。丹鳳樓前畫影。

斧來戟架。繞身一點鳳搖頭。戟去斧迎。不離腮邊過項額。兩馬相交二十回合。早被蘇全忠一戟刺梅武于馬下。蘇護見子得勝。傳令擂鼓。冀州陣上大將趙丙。陳季貞縱馬

掄刀殺將來。一聲喊起。只殺的愁雲蕩蕩。旭日輝輝。尸橫遍野。血濺成渠。侯虎麾下。金葵黃元濟。崇應彪。且戰且走。敗至十里之外。蘇護傳令。鳴金收兵。回城到帥府。昇殿坐下。賞勞有功諸將。今日雖大破一陣。彼必整兵復讐。不然定請兵益將。冀州必危。如之奈何。言未畢。副將趙丙上前言曰。君侯今日雖勝。而征戰似無已時。前者題反詩。今日斬軍殺將。拒敵王命。此皆不赦之罪。况天下諸侯。非止侯虎一人。倘朝廷盛怒之下。又點幾路兵來。冀州不過彈丸之地。誠所謂以石投水。立見傾危。若依末將愚見。一不做。二不休。侯虎新敗。不過十里遠近。乘其不備。人啣枚。馬摘

轡。暗劫營寨。殺彼片甲不存。彼方知我等利害。然後再尋那一國賢良諸侯。依附于彼。庶可進退。亦可保全宗社。不知君侯尊意何如。護聞此言。大悅曰。公言甚善。正合吾意。卽傳令命子全忠領三千人馬。出西門十里。五崗鎮埋伏。全忠領命而去。陳季貞統左營。趙丙統右營。護自統中營。時值黃昏之際。捲旂息鼓。人皆啣枚。馬皆摘轡。聽炮爲號。諸將聽令不表。且言崇侯虎恃才妄作。提兵遠伐。孰知今日損軍折將。心甚羞慚。只得懸敗殘軍兵收聚。扎下行營。納悶中軍。鬱鬱不樂。對衆歎曰。吾自行軍征伐多年。未嘗有敗。今日折了梅武。損了二軍。如之奈何。倘有大將黃元

濟諫曰。君侯豈不知勝敗。乃兵家常事。想西伯侯大兵。不久即至。破冀州如反掌耳。君侯且省愁煩。宜當保重。侯虎軍中置酒。眾將歡飲。不題。有詩爲証。詩曰。

侯虎提兵事遠征。

冀州城外駐行旌。

三千鐵騎摧殘後。

始信當年浪得名。

且言蘇護把人馬暗暗調出城來。只待劫營。時至初更。已行十里。探馬報與蘇護。護卽傳令。將號炮點起。一聲響亮。如天崩地塌。三千鐵騎一齊發喊。衝殺進營。如何抵當。好生利害。怎見得。

黃昏兵到。黑夜軍臨。黃昏兵到。沖開隊伍。怎支持。黑夜

軍臨。撞倒寨門。焉可立。人間戰鼓之聲。惟知愴惶奔走。馬聽轟天之炮。難分東南西北。刀鎗亂刺。那明上下交鋒。將士相迎。豈知自家別個。濃睡軍東。沖西走。未醒將怎帶頭盔。先行官不急鞍馬。中軍帥赤足無鞋。圍子手東三西四。拐子馬南北奔逃。劫營將驍如猛虎。沖寨軍一似歡龍。着刀的連肩拽背。着鎗的兩臂流紅。逢劍的砍開甲冑。遇斧的劈破天靈。人撞人自相殘踏。馬撞馬遍地尸橫。着傷軍哀哀叫苦。中箭將咽咽悲聲。棄金鼓。旛幢滿地。燒根草四野通紅。只知道奉命征討。誰成望。片甲無存。愁雲直上九重天。一派敗兵隨地擁。

只見三路雄兵。人人敢勇。個個爭先。一片喊殺之聲。沖開七層圍子。撞倒八面虎狼。單言蘇護一騎馬。一條鎗直殺入陣來。捉拿崇侯虎。左右營門喊聲振地。崇侯虎正在夢中。聞見殺聲。披袍而起。上馬提刀。沖出帳來。只見燈光影裡。看蘇護金盔金甲。大紅袍。玉束帶。青驄馬。火龍鎗。大叫曰。侯虎休走。速下馬受縛。攔手中鎗。震心刺來。崇侯落慌。將手中刀對面來迎。兩馬相交。正戰時。只見這崇侯虎長子應彪。帶領金葵黃元濟。殺將來助戰。崇營左糧道門。趙丙殺來。右糧道門。陳季貞殺來。兩家混戰。夤夜交兵。怎見得

征雲籠地戶。殺氣鎖天關。天昏地暗。排兵月下。星前布陣。四下裡齊舉火把。八方處亂長燈。裝那營裡數員戰將。廁殺這營中千足戰馬。如龍燈影。戰馬火映。征夫燈影。戰馬千條。烈焰蕪穉。貅火映征夫萬道。紅霞籠獬豸。開弓射箭。星前月下吐寒光。轉背掄刀。燈裏火中生燦爛。鳴金小校。慄慄二目竟難睜。搗鼓兒郎。漸漸雙手不能舉。刀來鎗架。馬蹄下人頭亂滾。劍去戟迎。頭盛上血水淋漓。鎗鞭並舉。燈前小校盡傾生。斧鑕傷人。目下兒郎都喪命。喊天振地自相殘。哭泣蒼天連叫苦。只殺得滿營炮響。沖霄漢。星月無光斗府迷。

話言兩家大戰。蘇護有心劫營。崇侯虎不曾防備。冀州人馬以一當十。金葵正戰。早被趙丙一刀砍于馬下。侯虎見勢不能支。且戰且走。有長子應彪保父。殺一條路逃走。好似喪家之犬。漏網之魚。冀州人馬。兇如猛虎。惡似豺狼。只殺的尸橫遍野。血滿溝渠。急忙奔走。夜半更深。不認路途而行。只要保全性命。蘇護趕殺侯虎。敗殘人馬約二十餘里。傳令鳴金收軍。蘇護得全勝回冀州。單言崇侯虎父子領敗兵迤邐。望前正走。只見黃元濟孫子羽。摧後軍趕來。並馬而行。侯虎在馬上叫眾將言曰。吾自提兵以來。未嘗大敗。今被逆賊暗劫。吾營黑夜交兵。未曾準備。以致損折。

軍將此恨如何不報。吾想西伯侯姬昌自討安然。違避首意。按兵不動。坐觀成敗。真是可恨。長子應彪答曰。軍兵新敗。銳氣已失。不如按兵不動。遣一軍催西伯侯起兵前來接應。再作區處。侯虎曰。我兒所見甚明。到天明收住人馬。再作別議。言未畢。一聲炮響。喊殺連天。只聽得叫崇侯虎。快快下馬受死。侯虎父子眾將。急向前看時。見一員小將。束髮金冠。金抹額。雙搖兩根雉尾。大紅袍。金項甲。銀合馬。盡杆戟。面如滿月。唇若塗朱。鬚聲大罵崇侯虎。吾奉父王之命。在此候爾多時。可速倒戈受死。還不下馬。更待何時。侯虎大罵曰。好賊子。你父子謀反。忤逆朝廷。殺了朝廷命。

官傷了天子軍馬。罪業如山。寸磔汝尸。尚不足以贖其辜。偶爾黃夜中賊姦計。輒敢在此躍武揚威。大言不慚。不日天兵一到。汝父子死無葬身之地。誰與吾拿此反賊。黃元濟驄馬舞刀。直取蘇全忠。全忠用手。中戟對面相還。兩馬相交。一場大戰。

刮地寒風聲似颯。滾滾征塵飛紫雪。駉駉撥撥馬啼鳴。可可噹噹袍甲結。齊心刀砍錦征袍。舉意鎗刺璉環甲。只殺的搖旗小校。手連顛。插鼓兒郎。搥亂匝。二將酣戰。正不分勝負。孫子羽縱馬舞叉。雙戰全忠。全忠大喝一聲。刺子羽至馬下。全忠復奮勇來戰。侯虎。侯虎父

子雙迎上來。戰住全忠。全忠陡搜神威。好相弄風猛虎攬。海蛟龍戰住三將。正戰間。全忠賣箇破綻。一戟把崇侯虎護腿金甲挑下了半邊。侯虎大驚。將馬一夾。跳出圍來。往外便走。崇應彪見父親敗走。意急心忙。荒了手脚。不隄防被全忠當心一戟刺來。應彪急閃時。早中左臂。血淋袍甲。幾於落馬。衆將急上前架住。救得性命。望前逃走。全忠欲要追趕。又恐黑夜之間。不當穩便。只得收了人馬。進城。此時天色漸明。兩邊來報蘇護。護令長子到前。毀問曰。可曾拿了那賊。全忠答曰。奉父親將令。在五岡鎮埋伏。至半夜敗兵方至。孩兒奮勇刺死孫子羽。挑崇侯虎護腿甲。傷崇

應彪左臂。幾于落馬。被眾將救逃。奈黑夜不敢造次追趕。故此回兵。蘇護曰。好了這老賊。孩兒且自安息不題。不知崇侯虎往何路借兵。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君臣原以道合。紂王一爲好色之言所動。致令蘇護反商。尋動干戈。生民塗炭。率至郊社不守。四海分崩。其害莫可勝言。書曰。惟口出好興戎。良有以也。

又批 兵家致勝。先自知已。知彼。崇侯虎恃勇而敗。敗後不自隄防。致有全軍覆沒。折兵損將之耻。尚不自反而猶致怨西伯。可謂下愚不移。

第三回

姬昌解圍進妲己

詩曰

崇君奉敕伐諸侯。

智淺謀慵枉怨尤。

白晝調兵論戰策。

黃昏劫寨失前籌。

從來女色多亡國。

自古權奸不到頭。

豈是紂王求妲己。

應知天意屬東周。

話說崇侯虎父子帶傷奔走一夜。不勝困乏。急收聚敗殘人馬。十停止存一停。俱是帶着重傷。侯虎一見眾軍不勝傷感。黃元濟轉上前曰。君侯何故感嘆。勝負軍家常事。昨夜偶未隄防。候中奸計。君侯且將殘兵暫行剗住。可發一

道催軍文書往西岐催西伯。速調兵馬前來。以便截戰。一則添兵相助。二則可復今日之恨耳。不知君侯意下如何。侯虎聞言。沉吟曰。姬伯按兵不舉。坐觀成敗。我今又去催他。反便宜了他。一個違避聖旨。罪名。正遲疑間。只聽前邊大勢人馬而來。崇侯虎不知何處人馬。駭得魂不附體。魄遶空中。急自上馬。望前看時。只見兩杆旗旛開處。見一將面如鍋底。海下赤髯。兩道白眉。眼如金鑲。帶九雲烈焰飛獸冠。身穿瓊子璉環甲。大紅袍。腰繫白玉帶。騎火眼金睛獸。用兩柄湛金斧。此人乃崇侯虎兄弟。崇黑虎也。官拜曹州侯。侯虎一見是親弟黑虎。其心方安。黑虎曰。聞長兄兵

敗。特來相助。不意此處相逢。實爲萬幸。崇應彪馬上亦欠背稱謝。叔父有勞。遠涉。黑虎曰。小弟此來。與長兄合兵。復往冀州。弟自有處。彼時大家合兵一處。崇黑虎只有二千飛虎兵在先。後隨二萬有餘人馬。復到冀州城下安營。曹州兵在先。納喊叫戰。冀州報馬。飛報蘇護。今有曹州崇黑虎兵至城下。請命軍令。定奪。蘇護聞報。低頭默默無語。半晌言曰。黑虎武藝精通。曉暢玄理。蒲城諸將。皆非對手。如之奈何。左右諸將聽護之言。不知詳細。只見長子全忠上前曰。兵來將當。水來土壓。諒一崇黑虎。有何懼哉。護曰。汝年少不諳事體。自負英勇。不知黑虎曾遇異人。傳授道術。

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中之物。不可輕覷。全忠大
叫曰。父親長他銳氣。滅自己威風。孩兒此去。不生擒黑虎。
誓不回來。見父親之面。護曰。汝自取敗。勿生後悔。全忠那
裡肯住。奮身上馬。開放城門。一騎當先。勵聲高叫。探馬的
與我報進中軍。叫崇黑虎與我打話。藍旗忙報與二位主
帥得知。外有蘇全忠討戰。黑虎暗喜曰。吾此來一則爲長
兄兵敗。二則爲蘇護解圍。以全吾友誼交情。令左右備坐
騎。卽翻身來至軍前。見全忠馬上躍武揚威。黑虎曰。全忠
賢侄。你可回去。請你父親出來。我自說話。全忠乃年幼
之人。不諳事體。又聽父親說黑虎梟勇。焉肯善回。乃大言

曰。崇黑虎。我與你勢成敵國。我父親又與你論甚交情。可
速倒戈退軍。饒你性命。不然悔之晚矣。黑虎大怒曰。小畜
生焉敢無禮。舉湛金斧。霹靂面砍來。全忠將手中戟。急架相
還。獸馬相交。一場惡戰。怎見得

二將陣前等鬪。兩下交鋒。誰敢阻。這個似搖頭獅子
下山崗。那個如擺尾狻猊。尋猛虎。這一個與心要定錦
乾坤。那一個實意欲把江山補。從來惡戰幾千番。不似
將軍真英武。

二將大戰冀州城下。蘇全忠不知崇黑虎。幼拜截教真人
爲師。秘授一個葫蘆。背伏在脊背上。有無限神通。全忠只

倚平生勇猛。又見黑虎用的是短斧。不把黑虎放在心上。眼底無人。自逞已能。欲要擒獲黑虎。須把平日所習武藝。盡行使出。戟有尖。有咎。九九八十一。進步。七十二開門。騰挪閃賺。遲速收放。怎見好戟。

能工巧匠費經營。老君爐裡煉成兵。造出一根銀尖戟。安邦定國正乾坤。黃旛展。三軍害怕。豹尾動。戰將心驚。冲行營。猶如大莽踏大寨。虎蕩羊羣。休言鬼哭與神嚎。多少兒郎輕喪命。全憑此寶安天下。盡戟長旛定太平。蘇全忠使盡平生精力。把崇黑虎殺了一身冷汗。黑虎嘆曰。蘇護有子如此。可謂佳兒。真是將門有種。黑虎把斧一

幌。撥馬便走。就把蘇全忠在馬上。啞了一個腰。軟骨酥。若聽俺父親之言。竟爲所悞。誓拿此人。以滅吾父之口。放馬趕來。那裡肯捨。緊走緊趕。慢走慢追。全忠定要成功。往前趕有多時。黑虎聞腦後金鈴響處。回頭見全忠趕來。不捨。忙把脊梁上紅葫蘆頂揭去。念念有詞。只見葫蘆裡邊一道黑烟冒出。化開如網羅。大小黑烟中有噫啞之聲。遮天映日。飛來乃是鐵嘴神鷹。張開口霹靂面。啞來。全忠只知馬上英雄。那曉的黑虎異術。急展戟護其身面。坐下馬早被神鷹把眼一嘴。傷了那馬。跳將起來。把蘇全忠跌了個金冠倒躪。鎧甲離鞍。撞下馬來。黑虎傳令拿了衆軍。一擁向

前把蘇全忠綁縛二臂。黑虎掌得勝鼓回營。轅門下馬探馬報崇侯虎二老爺得勝。生擒反臣蘇全忠。轅門聽令。侯虎傳令請黑虎上帳。見侯虎口稱長兄。小弟擒蘇全忠已至轅門。侯虎喜不自勝。傳令推來。不一時把全忠推至帳前。蘇全忠立而不跪。侯虎大罵曰。賊子今已被擒。有何理說。尚敢倔强抗禮。前夜五崗鎮那樣英雄。今日惡貫滿盈。推出斬首示衆。全忠嚙聲大罵曰。要殺就殺。何必作此威福。我蘇全忠視死輕如鴻毛。只不忍你一班奸賊。妬惑聖聰。陷害萬民。將成湯基業。被尔等斷送了。但恨不能生啖你等之肉耳。侯虎大怒罵曰。黃口孺子。今已被擒。尚敢黃

舌。速令推出斬之。方欲行刑。轉過崇黑虎言曰。長兄暫息。雷霆蘇全忠被擒。雖則該斬。奈他父子皆係朝廷犯官。前聞旨意。拿解朝歌。以正國法。况且護有女姐。已姿貌甚美。倘天子終有憐惜之意。一朝赦其不臣之罪。時不歸罪于我等。是有功而實爲無功也。且姬伯未至。我兄弟何苦任其咎。不若且將全忠囚禁。後營破了冀州。擒獲蒲門。解入朝歌。請旨定奪。方是上策。侯虎曰。賢弟之言極善。只是好了這反賊耳。傳令設宴。與你二爺賀功。按下不表。且言冀州探馬報與蘇護。長公子出陣被擒。護曰。不必言矣。此子不聽父言。自持已能。今日被擒。理之當然。但吾爲豪傑。

一場。今親子被擒。強敵壓境。冀州不久爲他人所守。却爲何來。只因生了姐已。昏君聽信讒佞。使我滿門受禍。黎庶遭殃。這都是我生此不肖之女。以遺此無窮之禍耳。倘久後此城一破。使我妻女擒往朝歌。露面拋頭。尸骸殘暴。惹天下諸侯。笑我爲無謀之輩。不若先殺其妻女。然後自刎。庶幾不失丈夫之所爲。蘇護帶十分大惱。仗劍走進後廳。只見小姐姐已。盈盈咲臉。微吐朱唇。口稱爹爹。爲何提劍進來。蘇護一見姐已。乃親生之女。又非讐敵。此劍焉能舉的起。蘇護不覺含淚點頭。言曰。冤家爲你兄被他人所擒。城被他人所困。父母被他人所殺。宗廟被他人所有。生你

一人。斷送我蘇氏一門。正感嘆間。只見左右擊雲板。請老爺升殿。崇黑虎索戰。護傳令各城門嚴加防守。準備攻打。崇黑虎有異術。誰敢拒敵。急令衆將上城。支起弓弩。架起信砲。灰瓶滾木之類。一應完全。黑虎在城下暗想。蘇兄你出來與我商議。方可退兵。爲何懼哉。及不出戰。這是何說。沒奈何。暫且回兵。報馬報與侯虎。侯虎道。請黑虎進帳。坐下。就言蘇護閉門不出。侯虎曰。可架雲梯。攻打黑虎曰。不必攻打。徒費心力。今只困其根道。使城內百姓不能盡接濟。則此城不攻自破矣。長兄可以逸待勞。俟西伯侯兵來。再作區處。按下不題。且言蘇護在城內。並無一籌可展。一

路可投。真爲束手待斃。止憂悶間。忽聽來報。啟君侯督糧。官鄭倫候令。護嘆曰。此糧雖來。實爲無益。急叫令來。鄭倫到滴水簷前。欠背行禮。畢倫曰。末將路聞君侯反商。崇侯奉旨征討。因此上末將心懸兩地。星夜奔回。但不知君侯勝負如何。蘇護曰。昨因朝商。昏君聽信讒言。欲納吾女爲妃。吾以正言諫諍。致觸昏君。便欲問罪。不意費尤二人將計就計。赦吾歸國。使吾自進其女。吾因一時暴躁。題詩反商。今天子命崇侯虎伐吾。連贏他二三陣。損軍折將。大獲全勝。不意曹州崇黑虎將吾子全忠拿去。吾想黑虎身有異術。勇貫三軍。吾非敵手。今天下諸侯八百。我蘇護不知

往何處投托。自思至親不過四人。長子今已被擒。不若先殺其妻女。然後自盡。庶不使天下後世取笑。汝衆將可收拾行裝。投往別處。任諸公自爲成立耳。蘇護言罷。不勝悲泣。鄭倫聽言。大叫曰。君侯今日是醉了。迷了痴了。何故說出這等不堪言語。天下諸侯有名者。西岐姬昌。東魯姜桓楚。南伯鄂崇禹。總八百鎮諸侯。一齊都到冀州。也不在我鄭倫眼角之內。何苦自視卑弱如此。末將自刎相從。君侯荷蒙提挈。玉帶垂腰。末將愿效駑駘。以盡犬馬。蘇護聽倫之言。對衆將曰。此人催糧路逢邪氣。口裡亂談。且不但天下八百鎮諸侯。只這崇黑虎。曾拜異人。所傳道術。神鬼皆

驚腦藏韜畧萬人莫敵。你如何輕視此人。只見鄭倫聽罷。按劍大叫曰。君侯在上。末將不生擒黑虎來見。把項上首級納于衆將之前。言罷。不由軍令翻身出府。上了火眼金睛獸。使兩柄降魔杵。放砲開城。排開三千烏鴉兵。像一塊烏雲捲地。及至營前。嘯聲高叫曰。只教崇黑虎出來見我。崇營探馬報入中軍。啟二位老爺。冀州有一將。請二爺答話。黑虎欠身小弟一往。調本部三千飛虎兵。一對旗旛開處。黑虎一馬當先。見冀州城下有一簇人馬。按北方壬癸水。如一片烏雲相似。那一員將。面如紫壘。鬚似金針。帶九雲烈焰冠。大紅袍。金鎖甲。玉束帶。騎火眼金睛獸。兩根降

魔杵。鄭倫見崇黑虎。裝束稀奇。帶九雲四獸冠。大紅袍。瓊環鎧。玉束帶。也是金睛獸。兩柄湛金斧。黑虎認不得鄭倫。黑虎曰。冀州來將通名。倫曰。冀州督糧上將鄭倫也。汝莫非曹州崇黑虎。擒我主將之子。自持強暴。可速獻出我主將之子。下馬受縛。若道半字。立爲齏粉。崇黑虎大怒罵曰。好匹夫蘇護。違犯天條。有碎骨粉軀之禍。你皆是反賊逆黨。敢如此大膽。妄出浪言。催開坐下獸。手中斧飛來。直取鄭倫。鄭倫手中杵。急架相還。二獸相迎。一場大戰。但見兩陣咚咚發戰鼓。五采旛幢空內舞。三軍納喊助神威。慣戰兒郎持弓弩。二將齊縱金睛獸。四臂齊舉斧共杵。

這一個怒發如雷烈焰生。那一個自小生來懷性尚。這一個面如鍋底赤鬚長。那一個臉如紫棗紅霞吐。這一個蓬萊海島斬蛟龍。那一個萬刃山前誅猛虎。這一個崑崙山上拜明師。那一個八卦爐邊參老祖。這一個學成武藝去整江山。那一個秘授道術把乾坤輔自來也。見將軍戰不似今番杵對斧。二獸相交只殺的紅雲慘慘。白霧霏霏。兩家棋逢對手將遇作家。來往有二十四五回合。鄭倫見崇黑虎脊上背一紅葫蘆。鄭倫自思主將言此人。有異人傳授秘術。卽此是他法術。常言道打人不過先下手。鄭倫也會拜西崑崙。

度厄真人爲師。真人知道鄭倫封神榜上有名之士。特傳他竅中二炁。吸人魂魄。凡與將對敵。逢之卽擒。故此着他下山投冀州。掙一條玉帶。享人間福祿。今日會戰。鄭倫把手中杵在空中一幌。後邊三千烏鴉兵一聲喊。行如長蛇之勢。人人手拿撓鈎。個個橫拖鐵索。飛雲閃電而來。黑虎觀之如擒人之狀。黑虎不知其故。只見鄭倫鼻竅中一聲嚮如鍾聲。竅中兩道白光噴將出來。吸人魂魄。崇黑虎耳聽其聲。不覺眼目昏花。跌了個金冠倒躡。鎧甲離鞍。一對戰靴。空中亂舞。烏鴉兵生擒活捉。繩縛二臂。黑虎半晌方甦。定睛看時。已被綁了。黑虎怒曰。此賊好賺眼法。如何不

明不自將我擒獲。只見兩邊長得勝鼓進城。詩曰：
海島名師授秘奇。英雄猛烈世應稀。

神鷹十萬全無用。

方顯男兒語不移。

且言蘇護正在殿上。忽聽得城外鼓響。嘆曰：鄭倫休矣。心甚遲疑。只見探馬飛報進來。啟老爺：鄭倫生擒崇黑虎。請令定奪。蘇護不知其故。心下暗想：倫非黑虎之敵。手如何反爲所擒。急傳令來。倫至殿前。將黑虎被擒訴說一遍。只見衆士卒把黑虎簇擁至階下。護急下殿。叱退左右。親釋其縛。跪下言曰：護今得罪天下。乃無地可容之犯臣。鄭倫不諳事體。觸犯天威。護當死罪。崇黑虎答曰：仁兄與弟

一拜之交。未敢忘義。今被步下所擒。愧身無地。又蒙厚禮相看。黑虎感恩非淺。蘇護尊黑虎上坐。命鄭倫衆將來見。黑虎曰：鄭將軍道術精奇。今遇所擒。使黑虎終身悅服。護令設宴與黑虎二人歡飲。護把天子欲進女之事。一一對黑虎訴了一遍。黑虎曰：小弟此來。一則爲兄失利。二則爲仁兄解圍。不期令郎年紀幼小。自持剛強。不肯進城。請仁兄答話。因此被小弟擒回。在後營。此小弟實爲仁兄也。蘇護謝曰：此德此情。何敢有忘。不言。二侯城內飲酒。單言報馬進轅門來報。啟老爺：二爺被鄭倫擒去。未知凶吉。請令定奪。侯虎自思：吾弟自有道術。爲何被擒。其時岑陣官言

二命與鄭倫正戰之間。只見鄭倫把降魔杵一擺。三千烏鴉兵一齊而至。只見鄭倫鼻子裡二道白光出來。如鍾聲響亮。二命便撞下馬來。故此被擒。侯虎聽說驚曰。世上如何有此異術。再差探馬打聽虛實。言未畢。報西伯侯差官轅門下馬。侯虎心中不悅。分付令來。只見散宜生素服角帶。上帳行禮畢。卑職散宜生拜見君侯。侯虎曰。大夫你主公爲何偷安。竟不爲國。按兵不動。違避朝廷旨意。你主公甚非爲人臣之禮。今大夫此來。有何說話。宜生答曰。吾主公言兵者凶器也。人君不得已而用之。今因小事。勞民傷財。驚慌萬戶。所過州府縣道。調用一應錢糧。路途跋涉百

姓有征租權稅之擾。軍將有披堅執銳之苦。因此吾主公先使卑職下一紙之書。以息鋒烟。使蘇護進女王廷。各罷兵戈。不失一殿股肱之意。如護不從。大共一至。勦叛除奸。罪當滅族。那時蘇護死而無悔。侯虎聽言大笑曰。姬伯自知違避朝廷之罪。特用此支吾之辭。以來自釋。吾先到此。損將折兵。惡戰數場。那賊焉肯見一紙之書而獻女也。吾且看大夫往冀州見蘇護如何。如不依允。看你主公如何。回旨你且去。宜生出營上馬。逕到城下。叫門城上的。報與你主公。說西伯侯差官下書。城上士卒急報上殿。啟翁西伯侯差官在城下。口稱下書。蘇護與崇黑虎飲酒未散。護

曰姬伯乃西岐之賢人。速令開城請來相見。不一時宜生到殿前行禮畢。護曰。大夫今到做郡有何見諭。宜生日。畢職今奉西伯侯之命。前月君侯怒題反詩得罪天子。當卽勅命起兵問罪。吾主公素知君侯忠義。故此按兵未敢侵犯。今有書上達君侯。望君侯詳察施行。宜生錦囊取書獻與蘇護。護接書開拆。書曰。

西伯侯姬昌百拜冀州君侯蘇公麾下。昌聞率上之賓。莫非王臣。今天子欲選艷妃。凡公卿士庶之家。豈得隱匿。今足下有女淑德。天子欲選入宮。自是美事。足下竟與天子相抗。是足下忤君。且題詩午門。意欲何爲。足下

之罪。已在不赦。足下竟知小節爲愛一女。而失君臣大義。昌素聞公忠義。不忍坐視。特進一言。可轉禍爲福。幸垂聽焉。且足下若進女王庭。實有三利。女受宮闈之寵。父享椒房之貴。官居國戚。食祿千鍾。一利也。冀州永鎮。蒲宅無驚。二利也。百姓無塗炭之苦。三軍無殺戮之慘。三利也。公若執迷。三害目下至矣。冀州失守。宗社無存。一害也。骨內有族滅之禍。二害也。軍民遭兵燹之災。三害也。大丈夫當捨小節而全大義。豈得效區區無知之輩。以自取滅亡哉。昌與足下同爲商臣。不得不直言上。竇幸賢侯留意焉。草草奉聞。立候裁決。謹啟。

蘇護看畢半响不言。只是點頭。宜生見護不言。乃曰。君侯不必猶豫。如允以一書而罷兵戈。如不從。卑職回覆主公。再調人馬。無非上從君命。中和諸侯。下免三軍之勞苦。此乃主公一段好意。君侯何故緘口無語。乞速降號令。以便施行。蘇護聞言。對崇黑虎曰。賢弟。你來看一看。姬伯之書。實是有理。果是真心為國為民。乃仁義君子也。敢不如命。於是命酒管待散宜生於館舍。次日修書贈金帛。令先回西岐。我隨便收拾。送女朝商贖罪。宜生拜辭而去。真是一封書抵十萬之師。有詩為証。詩曰。

舌辨懸河滙百川。

方知君義與臣賢。

數行書轉蘇侯意。驛狐徑何用三軍枕戟眠。

蘇護送散宜生回西岐。與崇黑虎商議。姬伯之言甚善。可速整行裝。以便朝商。毋致遲遲。又生他議。二人欣喜。不知其女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蘇全忠年少之梟勇。崇侯虎與鄭倫之異術。自是宇宙奇觀。故其自負。亦不相讓。所以立功。見全忠不取捷。良有以也。

又批

崇侯自恃強橫。致有損兵折將之慘。卽父子幾至

不免孰若西伯以一紙之書竟挽回蘇侯進女其所全者多多矣豈止十萬之師哉古云仁人之言其利甚溥信然

第四回 恩州驛狐狸死姐已

詩曰

天下荒荒起戰場。致生讒佞亂家邦。

忠言不聽商容諫。逆語惟知費仲良。

色納狐狸友琴瑟。政由豺虎逐鸞凰。

甘心亡國為污下。贏得人間一捏香。

話說宜生接了回書竟往西岐不題且說崇黑虎上前言曰仁兄大事已定可作速收拾行裝將今愛送進朝歌遲恐有變小弟回去放令郎進城我與家兄收兵歸國具表先達朝廷以便仁兄朝商謝罪不得又有他議致生禍端

蘇護曰。蒙賢弟之愛。與西伯之德。吾何愛此一女。而自取滅亡哉。卽時打點無疑。賢弟放心。只是我蘇護止此一子。被令兄囚禁行營。賢弟可速放進城。以慰老妻懸望。舉室感德不淺。黑虎道。仁兄寬心。小弟出去。卽時就放他來。不必掛念。二人彼此相謝出城。行至崇侯虎行營。兩邊來報。啟老爺。二老爺已至轅門。侯虎急傳令。請黑虎進營。上帳坐下。侯虎曰。西伯侯姬昌好生可惡。今按兵不舉。坐觀成敗。昨遣散宜生來下書。說蘇護進女朝商。至今未見回報。賢弟被擒之後。吾日日差人打聽。心甚不安。今得賢弟回來。不勝萬千之喜。不知蘇護果肯朝王謝罪。賢弟自彼處

來。定知蘇護端的。幸道其詳。黑虎嘯聲大叫曰。長兄。想我兄弟二人。自始祖一脈相傳六世。俺弟兄係同胞一本。古語有言。一樹之菓。有酸有甜。一母有子。有愚有賢。長兄你聽我說。蘇護反偏。你先領兵征伐。故此損拆軍兵。你在朝廷。也是一鎮大諸侯。你不與朝廷幹些好事。專誘天子。近于佞臣。故此天下人人怨惡。你五萬之師。總不如一紙之書。蘇護已許進女朝。王謝罪。你折兵損將。愧也不愧。辱我崇門。長兄。從今與你一別。我黑虎再不會你。兩邊的把蘇公子放了。兩邊不敢違令。放了全忠。上帳謝黑虎曰。叔父天恩。赦小侄再生。頂戴不盡。崇黑虎曰。賢侄可與令尊說。

叫他速收拾朝王。毋得遲滯。我與他上表轉達天子。以便
你父子進朝謝罪。全忠拜謝出營。上馬回冀州。不提崇黑
虎怒發如雷。領了三千人馬。上了金精獸。自回曹州去了。
且言崇黑虎愧莫敢言。只得收拾人馬。自回本國。具表請
罪。不提。單言蘇全忠進了冀州。見了父母。彼此感慰。畢護
曰。姬伯前日來書。真是救我蘇氏滅門之禍。此德此恩。何
敢有忘。我兒我想君臣之義至重。君叫臣死。不敢不死。我
安敢惜一女。自取敗亡哉。今只得將你妹子。進往朝歌。面
君贖罪。你可權鎮冀州。不得生事擾民。我不日就回。全忠
拜領父言。蘇護隨進內。對夫人楊氏。將姬伯來書。勸我朝

土一節。細說一遍。夫人放聲大哭。蘇護再三安慰。夫人含
淚言曰。此女生來嬌柔。恐不諳侍君之禮。反又惹事。蘇護
曰。這也沒奈何。只得聽之而已。夫妻二人。不覺感傷。一夜
次日。點三千人馬。五百家將。將整備輓車。令姐已梳粧起程。
姐已聞命。淚下如雨。拜別母親。長兄。婉轉悲啼。百千嬌媚。
真如籠烟芍藥。帶雨梨花。子母怎生割捨。只見左右侍兒。
苦勸夫人。方哭進府中。小姐也含淚上車。兄全忠送至五
里。而回。蘇護壓後。保姐已前進。只見前面打兩桿。貴人旗
幡。一路上。饑食渴飲。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過了些綠楊古
道。紅杏園林。見了些啼鴉喚春。杜鵑叫月。在路行程。非止

一日逢州過縣。涉水登山。那日抵暮。已至恩州。只見恩州驛。驛丞接見護。曰。驛丞收拾廳堂。安置貴人。驛丞啟老爺。此驛三年前。出一妖精。以後凡有一應過往老爺。俱不在。裡面安歇。可請貴人。權在行營安歇。庶保無虞。不知老爺尊意如何。蘇護大喝曰。天子貴人。豈懼甚麼邪魅。况有館驛。安得暫居行營之禮。快去打掃驛中廳堂。住室。毋得遲悞。取罪。驛丞忙把眾人打點廳堂內室。准備鋪陳。注香酒掃一色。收拾停當。來請貴人。蘇護將姐已安置在後面內堂。裡有五十名侍兒。在左右奉侍。將三千人馬。俱在驛外邊圍繞。五百家將。在館驛門首屯劄。蘇護正在廳上坐着。

點上畫燭。蘇護暗想方纔驛丞言。此處有妖怪。此乃皇華駐節之所。人烟湊集之處。焉有此事。然亦不可不防。將一根豹尾鞭。放在案桌之傍。剔燈展玩兵書。只聽得恩州城中。戌鼓初敲。已是一更時分。蘇護終是放心不下。乃手提鐵鞭。悄步後堂。於左右室內。點視一番。見諸侍兒。併小姐寂然安寢。方纔心安。復至廳上。再看兵書。不覺又是三更。不一時。將交三鼓。可煞作怪。忽然一陣風响。透人肌膚。將燈滅。而復明。怎見得。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浙凜凜寒風撲面。清冷冷惡氣侵人。到不能開花謝柳。多暗藏水怪山妖。悲風影裡露雙

睛一似金燈在慘霧之中。黑氣叢中探四爪。渾如鋼鈎。出紫霞之外。尾擺頭搖。如狴犴。獐獍雄猛似狻猊。蘇護被這陣怪風吹得毛骨聳然。心下正疑惑之間。忽聽後廳侍兒一聲喊叫。有妖精來了。蘇護聽說後邊有妖精。急忙提鞭在手。搶進後廳。左手執燈。右手執鞭。將轉大廳。背後手中燈已被妖風撲滅。蘇護急轉身。再過大廳。急叫家將取進燈火來時。復進後廳。只見衆侍兒慌張無措。蘇護急到姐已寢榻之前。用手揭起幔帳。問曰。我兒方纔妖氣相侵。你會見否。姐已答曰。孩兒夢中聽得侍兒呼喊。妖精來了。孩兒急待看時。又見燈光。不知是爹爹前來。併不

會看見甚麼妖怪。護曰。這個感謝天地庇佑。不曾驚嚇了。你這也罷了。護復安慰女兒安息。自己巡視不敢安寢。不知這箇回話的。乃是千年狐狸。不是姐已。方纔滅燈之時。再出廳前。取得燈火來。這是多少時候了。姐已魂魄已被狐狸吸去。死之久矣。乃借體成形。迷惑紂王。斷送他錦繡江山。此是天數。非人力所爲。有詩爲証。

恩州驛內怪風驚

蘇護提鞭撲滅燈

二八嬌容今已喪

錯看妖魅當親生

蘇護心慌。一夜不會着枕。幸喜不會驚了貴人。托賴天地祖宗庇佑。不然又是欺君之罪。如何解釋。等待天明離了

恩州驛前往朝歌而來。曉行夜住。饑食渴飲。在路行程。非
止一日。渡了黃河。來至朝歌。安下營寨。蘇護先差官進城。
用腳色見武成王黃飛虎。飛虎見了蘇護進女贖罪文書。
忙差龍環出城。分付蘇護。把人馬劄在城外。令護同女進
城。到金亭館驛。安置當時權臣費仲。尤渾見蘇護。又不先
送禮物。嘆曰。這逆賊你雖則獻女贖罪。天子之喜怒不測。
凡事俱在我二人點綴。其生死存亡。只在我等掌握之中。
他全然不理我等。甚是可惡。不識一人懷恨。且言紂王在
龍德殿。有隨侍官啟駕。費仲候旨。天子命傳宣。只見費仲
進朝。稱呼禮畢。俯伏奏曰。今蘇護進女。已在都城。候旨定

奪紂王聞奏大怒曰。這匹夫當用強辭亂政。朕欲置於法。
賴卿等諫止。赦歸本國。豈意此賊題詩午門。欺藐朕躬。殊
屬可恨。明日朝見。定正國法。以懲欺君之罪。費仲乘機奏
曰。天子之法。原非爲天子而重。乃爲萬姓而立。今叛臣賊
子不除。是爲無法。無法之朝。爲天下之所棄。王曰。卿言極
善。明日朕自有說。費仲退散已畢。次日天子登殿。鐘鼓齊
鳴。文武侍立。但見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池邊弱柳垂青瑣。
百轉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鳳池步。衣冠身惹御爐香。
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天子陞殿百官朝賀畢。王曰：有奏章者出班無事，且散言。未畢，午門官啓駕冀州侯蘇護候旨。午門進女請罪。王命傳旨宣來。蘇護身服犯官之服，不敢冠旒服。冕來至丹墀之下，俯伏口稱犯臣蘇護死罪。死罪。王曰：冀州蘇護，你題反詩午門，永不朝商。及至崇侯奉勅問罪，你尚拒敵天兵，損壞命官。軍將，你有何說？今又朝君着隨侍官，拿出午門。梟首以正國法。言未畢，只見首相商容出班諫曰：蘇護反商，理當正法。但前日西伯侯姬昌有本令蘇護進女贖罪，以完君臣大義。今蘇護既尊王法進女朝王贖罪，情有可原。且陛下因不進女而致罪，今已進女而又加罪，甚非陛

下本心。乞陛下憐而赦之。紂王猶豫未定。有費仲出班奏曰：丞相所奏，望陛下從之。且宣蘇護女妲己朝見。如果容貌出衆，禮度幽閑，可任役使。陛下便赦蘇護之罪，如不稱聖意，可連女斬于市曹，以正其罪。庶陛下不失信于臣民矣。王曰：卿言有理。看官只因這費仲一語，將成湯六百年基業，送與他人。這且不題。但言紂王命隨侍官宣妲己朝見。妲己進午門，過九龍橋，至九間殿，滴水簷前高擎牙笏，進禮下拜，口稱萬歲。紂王定睛觀看，見妲己烏雲疊鬢，杏臉桃腮，淺淡春山，嬌柔腰柳，真似海棠醉日，梨花帶雨，不亞九天仙女，下瑤池，月裡嫦娥，離玉闕。妲己啟朱唇，似一

點嬰。堯舌尖上吐的。是美孜孜一團和氣。轉秋波如雙灣。鳳目眼角裡送的是嬌滴滴萬種風情。口稱犯臣女姐已。愿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只這幾句。就把紂王叫的魂遊天外。魄散九霄。骨軟筋酥。耳熱眼跳。不知如何是好。當時紂王起立御案之傍。命美人平身。令左右宮妃。挽蘇娘娘進壽仙宮。候朕躬回宮。忙叫當駕官傳旨。赦蘇護滿門無罪。聽朕加封官。還舊職。國戚新增。每月加俸二千担。顯慶殿筵宴三日。衆百官首相慶賀皇親。誇官三日文官二員。武官三員。送卿榮歸故地。蘇護謝恩。兩班文武。見天子這等愛色。都有不悅之意。奈天子起駕還宮。無可諍諫。只得

都到顯慶殿陪宴。不言蘇護進女榮歸。天子同姐已在壽仙宮筵宴。當夜成就鳳友鸞交。恩愛如同膠漆。紂王自進姐已之後。朝朝宴樂。夜夜歡娛。朝政隳隳。章奏混淆。羣臣便有諫章。紂王視同兒戲。日夜荒淫。不覺光陰瞬息。歲月如流。已是二月。不會設朝。只在壽仙宮同姐已宴樂。天下八百鎮諸侯。多少本到朝歌文書房。本積如山。不能面君。其命焉能得下。眼見天下大亂。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西伯解蘇護之圍。而責以君臣大義。是尊君也。原

非有迷惑天子之心。孰意紂王寵一妲己。無所不為。卒至天下之惡。皆歸之。追遠其始。獨非西伯之遺謀不滅乎。豈知天之新命。竟為岐周所有。西伯在有意無意之間。

又批

妲己天下美色也。能禍人家國。不知先死于狐狸之手。是禍人者。實所以自禍。信然。信然。狐狸竟蒙妲己之面目。各頂替紂王。竟為蒙蔽近日之蒙面喪心。更多讀演義。方知近日俱是有衣鉢的。

第五回

雲中子進劍除妖

詩曰

白雲飛雨過南山。

碧落蕭疎春色閒。

樓閣金輝來紫霧。

交梨玉液駐朱顏。

花迎白鶴歌仙曲。

柳拂青鸞舞翠鬟。

此是仙凡多隔世。

妖氣一派透天關。

且言紂王貪戀妲己。終日荒淫。不理朝政。話說終南山有一煉氣士。名曰雲中子。乃是千百年得道之仙。那日閑居無事。手攜水火花籃。意欲往虎兒崖前採藥。方纔駕雲興霧。忽見東南上一道妖氣。直冲透雲霄。雲中子打一看時。

點首嗟嘆。此畜不過是千年狐狸。今假托人形。潛匿朝歌。皇宮之內。若不早除。必爲大患。我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忙喚金霞童子。你與我將老枯松枝。取一段來。待我削一木劍。去除妖邪。童兒曰。何不用照妖寶劍。斬斷妖邪。永絕禍根。雲中子咲曰。千年老狐。豈足當吾寶劍。只此足矣。童兒取松枝與雲中子。削成木劍。分付童子好生看守。洞門我去。就來。雲中子離了終南山。腳踏祥雲。望朝歌而來。怎見得有詩爲証。詩曰。

不用乘騎與駕舟。

五湖四海任遨遊。

大千世界須臾至。

石爛松枯當一秋。

且不言雲中子往朝歌來。除妖邪。只見紂王日迷酒色。旬月不朝。百姓遑遑。滿朝文武。議論紛紛。內有上大夫梅楮。與首相商容。亞相比干。言曰。天子荒淫。沉湎酒色。不理朝政。本積如山。此大亂之兆也。公等身爲大臣。進退自有當。盡的大義。况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士有諍友。下官與二位丞相。俱有責焉。今日不免鳴鐘擊鼓。齊集文武。請駕臨軒。各陳其事。以力諍之。庶不失君臣大義。商容曰。大夫之言。有理。傳執殿官。鳴鐘鼓。請王陞殿。紂王正在摘星樓宴樂。聽見大殿上鐘鼓齊鳴。左右奏請聖駕陞殿。紂王不得已。分付妲己曰。美人暫且安頓。待朕出殿。就回。妲己俯伏送。

駕紂王秉圭坐輦臨殿登座文武百官朝賀畢天子見二丞相抱本上殿又見八大夫抱本上殿與鎮國武成王黃飛抱本上殿紂王連日被酒色昏迷情思厭倦又見本多一時如何看得盡又有退朝之意只見二丞相進前俯伏奏曰天下諸侯本章候命陛下何事旬月不臨大殿日坐深宮全不把朝綱整理此必有在王左右迷惑聖聰者乞陛下當以國事爲重無得仍前高坐深宮廢弛國事大拂臣民之望臣聞天位惟難况今天心未順水旱不均降災下民未有不非政治得失所致願陛下留心邦本痛改前轍去讒遠色勤政恤民則天心效順國富民豐天下安康

四海受無窮之福矣願陛下幸留意焉紂王曰朕聞四海安康萬民樂業止有北海逆命已令太師聞仲勦除奸黨此不過疥癬之疾何足掛慮二位丞相之言甚善朕豈不知但朝廷百事俱有首相與朕代勞自是可行何嘗有壅滯之理縱朕臨軒亦不過垂恭而已又何必嘵嘵于口舌哉君臣正言國事午門官啟奏終南山有一煉氣士雲中子見駕有機密重情未敢擅自朝見請旨定奪紂王自思衆文武諸臣還抱本伺候如何得了不如宣道者見朕閑談百官自無紛紛議論且免躬排言
百宣雲中子
進午門過九龍橋走大道寬袍大袖手執拂塵飄飄徐步

而來好齊整。但見

頭帶青紗一字巾。腦後兩帶飄雙葉。額前三點按三光。腦後雙圈分日月。道袍翡翠按陰陽。腰下雙縑王母結。腳登一對踏雲鞋。夜晚閑行星斗怯。上山虎伏地埃塵。下海蛟龍行跪接。面如傅粉一般同唇似丹。殊一點血。一心分免帝王憂。好道長兩手補完天地缺。道人左手攜定花籃。右手執着拂塵。近到滴水簷前。執拂塵打箇稽首。口稱陛下。貧道稽首了。紂王看這道人如此行禮。心中不悅。自思朕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你雖是方外。却也在朕版圖之中。這等可惡。本當

治以慢君之罪。諸臣只說朕不能容物。朕且問他端的。看他如何應我。紂王口。那道者從何處來。道人答曰。貧道從雲水而至。王曰。何為雲水。道人曰。心似白雲。常自在。意如流水。任東西。紂王乃聰明智慧。天子便問曰。雲散水枯。汝歸何處。道人曰。雲散皓月當空。水枯明珠出現。紂王聞言。轉怒為喜。曰。方纔道者見朕稽首而不拜。大有慢君之心。今所答之言。甚是有理。乃通知通慧之。大賢也。命左右賜坐。雲中子也不謙讓。俯側坐下。雲中子欠背而言曰。原來如此。天子只知天子貴。三教元來道德尊。帝曰。何見其尊。雲中子曰。聽衲子道來。

但觀三教惟道至尊。上不朝于天子。下不謁于公卿。避
樊籠而隱跡。脫俗網以修真。樂林泉兮絕名。絕利。隱岩
谷兮忘辱。忘榮。頂星冠而耀日。披布衲以長春。或蓬頭
而跣足。或丫髻而幅巾。摘鮮花而砌笠。折野草以鋪茵。
吸甘泉而漱齒。嚼松栢以延齡。歌之鼓掌。舞罷眠雲。遇
仙客兮則求玄問道。會道友兮則詩酒談文。咲奢華而
濁富樂自在之清貧。無一毫之罣碍。無半點之牽纏。或
三三而參玄論道。或兩兩而究古談今。究古談今兮。嘆
前朝興廢。參玄論道兮。究性命之根因。恁寒暑之更變。
隨鳥兔之逡巡。蒼顏返少。髮白還青。攜單瓢兮到市廛。

而乞化聊以充饑。提拂藍兮進山林而採藥。臨難濟人。
解安人而利物。或起死以回生。修仙者骨之堅秀。達道
者神之最靈。判凶吉兮明通爻象。定禍福兮密察人心。
闡道法揚太上之正教。書符錄除人世之妖氛。謁飛神
于帝闕。步罡氣于雷門。扣玄闕天昏地暗。擊地戶鬼泣
神欽。奪天地之秀氣。採日月之精華。運陰陽而煉性。養
水火以胎凝。二八陰消兮若恍若惚。三九陽長兮如杳
如冥。按四時而採取。煉九轉而丹成。跨青鸞直冲紫府。
騎白鶴遊遍玉京。參乾坤之妙用。表道德之慇懃。比儒
者兮官高職顯。富貴浮雲。比截教兮五刑道術。正果難

成但談三教惟道獨尊。

紂王聽言大悅。朕聆先生此言。不覺精神爽快。如在塵世之外。真覺富貴如浮雲耳。但不知先生果住何處洞府。因何事而見朕。請道其詳。雲中子曰。貧道住終南山玉柱洞。雲中子是也。因貧道閑居無事。採藥于高峯。忽見妖氣貫于朝歌。怪氣生于禁闈。道心不缺。善念常隨。貧道特來朝見陛下。除此妖魅耳。紂王嘆曰。深宮秘闈。禁闈森嚴。防圍更密。又非塵世山林。妖魅從何而來。先生此來。莫非錯了。雲中子咲曰。陛下若知道有妖魅。妖魅自不敢至矣。惟陛下不識這妖魅。他方能乘機蠱惑。久之不除。釀成大害。貧

道有詩爲証詩曰。

艷麗妖嬈最惑人。

暗侵肌骨喪元神。

若知此是真妖魅。

世上慮多不死身。

紂王曰。官中既有妖氣。將何物以鎮之。雲中子揭開花籃。取出松樹削的劍來。拿在手中。對紂王曰。陛下不知此劍之妙。聽貧道道來。

松樹削成名巨闕。

其中妙用少人知。

雖無寶氣冲牛斗。

三日成灰妖氣離。

雲中子道罷。將劍奉與紂王。紂王接劍曰。此物鎮于何處。雲中子曰。掛在分宮樓。三日內自有應驗。紂王隨命傳奉。

官將此劍掛在分宮樓前。傳奉官領命而去。紂王復對雲
中子曰。先生有這等道術。明于陰陽。能察妖魅。何不棄終
南山。而保護朕躬。官居顯爵。揚名于後世。豈不美哉。何苦
甘爲淡薄。沒世無聞。雲中子謝曰。蒙陛下不棄幽隱。欲貧
道居官。貧道乃山野慵懶之夫。不識治國安邦之術。日上
三杆。堪睡足。裸衣跣足。滿山遊。紂王曰。便是這等。有什麼
好處。何如衣紫腰金。封妻蔭子。有無窮享用。雲中子曰。貧
道其中也有好處。

身逍遙。心自在。不揚戈。不弄怪。萬事忙忙付肚外。吾不
思理正事。而種韭。吾不思取功名。如拾芥。吾不思身服

錦袍。吾不思腰懸角帶。吾不思拂拭宰相之鬚。吾不思借
君王之快。吾不思伏弩長驅。吾不思望塵下拜。吾不思
養我者享祿千鍾。吾不思簇我者有人四被。小小蘆。不
嫌窄。舊舊服。不嫌穢。制芟荷以爲衣。結秋蘭以爲佩。不
問天皇地皇與人皇。不問天籟地籟與人籟。雅懷恍如
秋水。同興來。猶恐天地碍。閑來一枕山中睡。夢魂要赴
蟠奩會。那裡管玉兔東升。金烏西墜。

紂王聽罷。嘆曰。朕聞先生之言。真乃清靜之客。忙命隨侍
官取金銀各一盤。爲先生前途盤費。且不一時。隨侍官將
紅漆端盤。捧過金銀。雲中子咲曰。陛下之恩賜。貧道無用。

處貧道有詩為証詩曰

隨緣隨分出塵林

兩卷道經三尺劍

囊中有藥逢人度

一粒能延千載壽

似水如雲一片心

一條藜杖五弦琴

腹內新詩遇客吟

慢誇人世有黃金

雲中子道罷離了九間大殿打一稽首大袖飄風揚長竟

出午門去了兩邊八大夫正要上前奏事又被一個道人

來講甚麼妖魅便就閣了時候紂王與雲中子談講多時

已是厭倦袖展龍袍駕起還宮令百官暫退百官無可奈

何只得退朝話說紂王駕至壽仙宮前不見妲己來接見

紂王心甚不安只見侍御官接駕紂王問曰蘇美人為何

不接朕侍駕官啓陛下蘇娘娘一時偶染暴疾人事昏沉

臥榻不起紂王聽罷忙下龍輦急進寢宮揭起金龍幔帳

見妲己面似金枝唇如白紙昏昏慘慘氣息微茫懨懨若

絕紂王便叫美人早辰送朕出宮美貌如花為何一時有

恙便是這等垂危叫朕如何是好看官這是那雲中子寶

劍掛在分宮樓鎮壓的這狐狸如此模樣倘若是鎮壓的

這妖怪死了可不保得成湯天下也是合該這紂王江山

有敗周室將典故此紂王終被他迷惑了表過不題只見

妲己微睜杏眼強啓朱唇作呻吟之狀喘吁吁叫一聲陛

下妾身早晨送駕臨軒午時遠迎陛下不知行至分宮樓前候駕猛抬頭見一寶劍高懸不覺驚出一身冷汗竟得此危証想賤妾命薄緣慳不能長侍陛下于左右永效于飛之樂耳乞陛下自愛無以賤妾爲念道罷泪流滿面紂王驚得半晌無言亦含淚對妲己曰朕一時不明幾爲方士所悞分宮樓所掛之劍乃終南山煉氣之士雲中子所進言朕宮中有妖氣將此鎮壓孰意竟於美人作祟乃此子之妖術欲害美人故捏言朕宮中有妖氣朕思深宮邃密之地塵跡不到焉有妖怪之理士抵方士悞人朕爲所賣傳旨急命左右將那方士所進木劍用火作速焚毀毋

得遲悞幾大壞美人紂王再三溫慰一夜無寢看官紂王不焚此寶劍還是商家天下只因焚了此劍妖氣綿固深宮把紂王纏得顛倒錯亂荒了朝政人離天怨白白將天下失于西伯此也是天意合該如此不知焚劍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雲中子進劍不知費幾許婆心幾許言語方打動紂王將此劍得掛于深宮妲己只用聊聊數語便至焚毀而滅跡將雲中子幾許踪懃化爲烏有邪言易入忠言難信然遇此者須當着眼

又批

金霞童子必竟是個快人。幹事自是爽利。彼時只依他用照妖寶劍去斬斷禍根。省了許多牽枝帶葉。雲中子必竟學究氣到底做的不了當。可作腐儒榜樣。

又批

今人見美色見黃金見顯官赫奕。何嘗不羨慕願得之。亦未嘗不昏夜乞哀。甚至吮癰腫痔求之。雲中子反欲驅之絕之。甚至抵死辭之。其中必另有一番話說。請諒一擱心。

終

第六回

紂王無道造炮烙

詩曰

紂王無道殺忠賢

酷慘奇冤觸上天

俠烈盡隨灰燼滅

妖氛偏向禁宮旋

朝歌艷曲飛檀板

暮宴龍涎吐碧烟

取次催殘黃耆散

孤魂無計返家園

話說紂王見驚壞了妲己。荒忙無措。即傳旨令侍御官將此寶劍立刻焚毀。不知此劍莫非松樹削成。經不得火立時焚盡。侍御官回旨。妲己見焚了此劍。妖光復長。依舊精神。正是有詩為証。詩曰

火焚寶劍智何庸

妖氣依然透九重

可惜商都成畫餅

五更殘月曉霜濃

妲已依舊侍君擺宴在宮中歡飲且說此時雲中子尚不曾回終南山還在朝歌忽見妖光復起冲照宮闈雲中子點首嘆曰我只欲以此劍鎮滅妖氛稍延成湯脉絡孰知大數已去將我此劍焚毀一則是成湯合滅二則是周國當興三則神仙遭逢大劫四則姜子牙合受人間富貴五則有諸神欲討封號罷罷罷也是貧道下山一場留下二十四字以驗後人雲中子取支房四寶留筆跡在司天臺杜太師照牆上詩曰

妖氛穢亂宮庭

聖德播揚西土

要知血染朝歌

戊午歲中甲子

雲中子題罷逕回終南山去了且言朝歌百姓見道人在照牆上吟詩俱來看念不解其意人煙擁擠聚積不散正看之間只見太師杜元銑回朝只見許多人圍遶府前兩邊待從人喝開太師問甚麼事管府門役稟老爺有一道人在照牆上吟詩故此衆人不看杜太師在馬上看見是二十四字其意頗深一時難解命門役將水洗了太師進府將二十四字細細推詳窮究幽微終是莫解暗想此必是前日進朝獻劍道人說妖氣旋繞宮闈此事到有些着

對神漢義
落連日我夜觀乾象見妖氣日盛旋繞禁闈定有不祥故
留此鈐記日今天子荒淫不理朝政權奸蠹惑天愁民怨
眼見興衰我等受先帝重恩安忍坐視見朝中文武個個
憔悴人人危懼不若乘此具一本章力諫天子盡其臣節
非是買直沽名實爲國家治亂社元銑當夜修成疏章次
日至文書房不知是何人看本今日却是首相商容元銑
大喜上前見禮叫曰老丞相昨夜元銑觀司天台妖氛纍
貫深宮災殃立見天下事可知矣主上國政不修朝綱不
理朝歡暮樂荒淫酒色宗廟社稷所關治亂所繫非同小
可豈得坐視今特具諫章上干天子感勞丞相將此本轉

達天庭丞相意下如何商容聽言曰太師既有本章老夫
豈有坐視之理只連日天子不御殿庭難於面奏今日老
夫與太師進內庭見駕面奏何如商容進九間大殿過龍
德殿顯慶殿嘉善殿再過分官樓商容見奉御官奉御官
口稱老丞相壽仙宮乃禁闈所在聖躬寢室外臣不得進
此商容曰我豈不知你與我啓奏商容候旨奉御官進官
啓奏首相商容候旨王曰商容何事進內見朕但他雖是
外官乃三世之老臣也可以進見命宣商容進宮口稱陛
下俯伏階前王曰丞相有甚緊急奏章特進宮中見朕商
容啓奏執掌司天元首官杜元銑昨夜觀乾象見妖氣照

籠金闕。災殃立見。元銑乃三世之老臣。陛下之股肱。不忍坐視。且陛下何事。日不設朝。不理國事。端坐深宮。使百官日夜憂思。今臣等不避斧鉞之誅。干冒天威。非爲沽直。乞垂天聽。將本獻上。兩邊侍御官。接本在案。紂王展開觀看。具疏。臣執掌司天台官杜元銑。奏爲保國安民。靖魃除妖。以隆宗社事。臣聞國家將興。禎祥必現。國家將亡。妖孽必生。臣元銑夜觀乾象。見怪霧不祥。妖光透於內殿。慘氣籠罩深宮。陛下前日躬臨大殿。有終南山雲中子見妖氛貫於宮闈。特進木劍鎮壓妖魅。聞陛下火焚木劍。不聽大賢之言。致使妖氛復成。日盛一日。冲霄貫斗。

禍患不小。臣切恐自蘇護進貴人之後。陛下朝綱無紀。御案生塵。丹墀下百草生芽。御階前苔痕長綠。朝政紊亂。百官失望。臣等難近天顏。陛下貪戀美色。日夕歡娛。君臣不會。如雲霧日。何日得覩。廢歌喜起之隆。再見太平天日也。臣不避斧鉞。冒死上言。稍盡臣節。如果臣言不謬。望陛下早下御音。速賜施行。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具疏以聞。

紂王看畢。目思言之甚善。只因本中具有雲中子除妖之事。前日幾乎把蘇美人險喪性命。托天庇佑。焚劍方安。今日又言妖氛在宮闈之地。紂王回首問妲己曰。杜元銑上

書。又提妖魅相侵。此言果是何故。妲已上前跪而奏曰。前日雲中子。乃方上術士。假捏妖言。蔽惑聖聰。搖亂萬民。此是妖言亂國。今杜元銑。又假此爲題。皆是朋黨惑衆。駕言生事。百姓至愚。一聽此妖言。不慌者自慌。不亂者自亂。致使百姓遑遑。莫能自安。自然生亂。究其始。皆自此無稽之言惑之也。故凡妖言惑衆者。殺無赦。紂王曰。美人言之。極當。傳朕旨意。把杜元銑梟首示衆。以戒妖言。首相商容曰。陛下此事不可。元銑乃三世老臣。素秉忠良。真心爲國。歷血披肝。無非朝懷報主之恩。暮思酬君之德。一片苦心。不得已而言之。况且職受司天。驗照吉凶。若按而不奏。恐百

司叅論。今以直諫陛下。反賜其死。元銑雖死不辭。以命報君。就歸冥下。自分得其死所。只恐四百文武之中。各有不平。元銑無辜受戮。望陛下原其忠心。憐而赦之。王曰。丞相不知。若不斬元銑。誣言終無已時。致令百姓遑遑。無有寧宇矣。商容欲待再諫。曾奈紂王不從。令奉御官送商容出宮。奉御官逼令而行。商容不得已。只得出來。及到文書房。見杜太師。俟候命下。不知有殺身之禍。旨意已下。杜元銑妖言惑衆。拿下梟首。以正國法。奉御官宣讀。駕帖畢。不由分說。將杜元銑。摘去衣服。繩纏索綁。拿出午門。方至九龍橋。只見一位大夫。身穿大紅袍。乃梅柏也。柏見杜太師。綁

縛而來向前問曰太師何故罪如此元銑曰天子失政吾等上本內庭言妖氣纍貫于宮中灾星立變於天下首相轉達有犯天顏君賜臣死不敢違旨梅先生功名二字化作灰塵數載丹心竟成冰冷梅柏聽言兩邊的且住了竟至九龍橋邊適逢首相商容梅柏曰請問丞相杜太師有何罪犯君特賜其死商容曰元銑本章實爲朝廷因妖氛遠于禁闕怪氣照于宮闈當今聽蘇美人之言坐以妖言惑衆驚慌萬民之罪老夫苦諫天子不從如之奈何梅柏聽罷只氣得五靈神暴躁三昧火燒腎老丞相變理陰陽調和鼎鼐奸者卽斬佞者卽誅賢者卽薦能者卽褒君正

而首相無言君不正以直言諫主今天子無辜而殺大臣似丞相這等鉗口不言委之無奈是重一己之功名輕朝內之股肱怕死貪生愛血肉之微軀惧君王之刑典皆非丞相之所爲也叫兩邊且住了待我與丞相面君梅柏攜商容過大殿逕進內庭柏乃外官及至壽仙宮門首便自俯伏奉御官啟奏商容梅柏候旨王曰商容乃三世之老臣進內可赦梅柏擅進內廷不尊國法傳旨宣商容在前梅柏隨後進宮俯伏王問曰二卿有何奏章梅柏口稱陛下臣梅柏具疏杜元銑何事干犯國法致于賜死王曰杜元銑與方士通謀架捏妖言搖惑軍民播亂朝政污蔑朝

廷身為大臣。不思報本酬恩。而反詐言妖魅。蒙蔽欺君。律法當誅。除奸勦佞。不為過耳。梅柏聽紂王之言。不覺勵聲。奏曰。臣聞堯王治天下。應天而順人。言聽于文官。計從于武將。一日一朝。共談安民治國之道。去讒遠色。共樂太平。今陛下半載不朝。樂於深宮。朝朝飲宴。夜夜歡娛。不理朝政。不容諫章。臣聞君如腹心。臣如手足。心正則手足正。心不正則手足歪邪。古語有云。臣正君邪。國患難治。杜元銑乃治世之忠良。陛下若斬元銑。而廢先王之大臣。聽艷妃之言。有傷國家之樑棟。臣願主公赦杜元銑毫末之生。使文武仰聖君之大德。紂王聽言。梅柏與元銑一黨違法進

宮。不分內外。本當與元銑一例典刑。奈前侍朕有勞。幸免其罪。削其上大夫。永不序用。梅柏囁聲大言曰。昏君聽妲己之言。失君臣之義。今斬元銑。豈是斬元銑。寔是斬朝歌萬民。今罷梅柏之職。輕如灰塵。這何足惜。但不忍成湯數百年基業。喪于昏君之手。今聞太師北征。朝綱無統。百事混淆。昏君日于讒佞之臣。左右蔽惑。於妲己在深宮。日夜荒淫。眼見天下變亂。臣無面見先帝於黃壤也。紂王大怒。着奉御官把梅柏拿下去。用金瓜擊頂。兩邊纔待動手。妲己曰。妾有奏章。王曰。美人有何奏朕。妾啟主公。人臣立殿。張眉豎目。詈語侮君。大逆不道。亂倫反常。非一死可贖者也。

且將梅柏權禁囚。圖妾治一刑。杜狡臣之責。奏除邪言之亂。正紂王問曰。此刑何樣。妲己曰。此刑約高二丈。圓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門。將銅造成如銅柱一般。裡邊用炭火燒紅。却將妖言惑眾。利口侮君。不尊法度。無事妄生諫章。與諸般違法者。跣剝官服。將鉄索纏身。裹圍銅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須更烟盡骨消。盡成灰燼。以刑名曰炮烙。若無此酷刑。奸猾之臣。沾名之輩。盡玩法紀。皆不知戒懼。紂王曰。美人之法。可謂盡善盡美。卽命傳旨。將杜元銑梟首示眾。以戒妖言。將梅柏禁於囚圖。又傳旨。意照樣造炮烙刑具。限作速完成。首相商容觀紂王將行無道。任信

如已。竟造炮烙在壽仙宮前。嘆曰。今觀天下大事去矣。只是成湯懋敬厥德。一片小心。承天永命。豈知傳至當今天子。一旦無道。眼見七廟不守。社稷圯墟。我何忍見。又聽妲己造炮烙之刑。商容俯伏奏曰。臣啟陛下。天下大事已定。國家萬事康寧。老臣衰朽。不堪重任。恐失於顛倒。得罪於陛下。懇乞念臣侍君三世。數載揆席。實愧素餐。陛下雖不卽賜罷斥。其如臣之庸老。何望陛下赦臣之殘軀。放歸田里。得含煦哺腹。于光天之下。皆陛下所賜之餘年也。紂王見商容辭官不居相位。王慰勞曰。卿雖暮年。尚自矍鑠。無奈卿苦苦固辭。但卿朝綱勞苦。數載慇懃。朕甚不忍。卽命

隨侍官傳朕旨意。點文官二員。四表禮送卿榮歸故里。仍著本地方官不時存問。商容謝恩出朝。不一時百官俱知。首相商容致政榮歸。各來遠送。當有黃飛虎比干微子箕子微子啟微子衍各官俱在十里長亭餞別。商容見百官在長亭等候。只得下馬。只見七位親王把手一舉。老丞相今日固是榮歸。你爲一國元老。如何下得這般毒意。就把成湯社稷拋棄。一旁揚鞭而去。於心安乎。商容泣而言曰。列位殿下衆位先生。商容縱粉骨碎身。難報國恩。這一死何足爲惜。而偷安苟免。今天子信任妲己。無端造惡製造炮烙酷刑。拒諫殺忠。商容力諫不聽。又不能挽回聖意。不

日天愁民怨。禍亂自生。商容進不足以輔君。死適足以彰過。不得已讓位待罪。俟賢才俊彥大展經綸。以救禍亂。此容本心。非敢遠君而先身謀也。列位殿下所賜。商容立飲一杯。此別料。還有會期。乃持杯作詩一首。以誌後會之期。詩曰。蒙君十里送歸程。把酒長亭淚已傾。回首天顏成隔世。歸來獻畝祝神京。丹心難化龍逢血。赤日空消夏桀名。幾度話來多悵快。何年重訴別離情。

商容作詩已畢。百官無不洒淚而別。商容上馬前去。各官傳進朝歌。不表話言。紂王在宮歡樂。朝政荒亂。不一日監

造炮烙官啟奏功完。紂王大悅。問妲己曰：銅柱造完如何處置？妲己命取來過目。監造官將炮烙銅柱推來。黃鑿鑿的高二丈圓八尺。三層火門。下有二滾盤推動。好行。紂王觀之。指妲己而笑曰：美人神傳秘授奇法。真治世之寶。待朕明日臨朝。先將梅柏炮烙。殿前使百官知懼。自不敢阻撓新法。章牘煩擾一宿不提。次日紂王設朝。鐘鼓齊鳴。聚兩班文武朝賀已畢。武成王黃飛虎見殿東二十根大銅柱。不知此物新設何用。王口傳旨。把梅柏拿出。執殿官去拿梅柏。紂王命把炮烙銅柱推來。將三層火門用炭架起。又用巨扇扇那炭火。把一根銅柱火燒的通紅。衆官不知

其故。午門官啟奏梅柏已至午門。王曰：拿來。兩班文武看梅柏。垢面蓬頭。身穿縞素。上殿跪下。口稱臣梅柏。參見陛下。紂王曰：匹夫。你來看看此物。是甚麼東西。梅大夫觀看不知此物對曰：臣不知此物。紂王笑曰：你只知內殿侮君。仗你利口誣言。毀罵朕躬。治此新刑。名曰炮烙。匹夫今日九間殿前炮烙你。教你筋骨成灰。使狂妄之徒。如侮謗人君者。以梅柏爲例耳。梅柏聽言。大叫罵曰：昏君梅柏死。輕如鴻毛。有何惜哉。我梅柏官居上大夫。三朝舊臣。今得何罪。遭此慘刑。只是可憐。成湯天下。喪於昏君之手。久以後將何面目見汝之先王耳。紂王大怒。將梅柏剝去衣服。赤身

將鐵索綁縛其手足。抱住銅柱。可憐梅柏大叫一聲。其氣已絕。只見九間殿上。烙得皮膚筋骨。臭不可聞。不一時化為灰燼。可憐一片忠心。半生赤胆。直言諫君。遭此慘禍。正是一點丹心歸大海。芳名留得萬年揚。後人看此。有詩嘆曰。血肉殘軀盡化灰。丹心耿耿燭三台。生平正直無偏黨。死後英魂亦壯哉。烈焰俱隨亡國盡。芳名多傍史官裁。可憐太白懸旗日。怎似先生嘆雋才。話說紂王將梅柏炮烙。聞大殿之前。阻塞忠良。諫諍之口。以為新刑。稀奇。但不知兩班文武。觀見此刑。梅柏慘

死無不恐懼。人人有退縮之心。個個有不為官之意。紂王駕回壽仙宮。不表。且言眾大臣俱至午門外。內有微子箕子。比干對武成王黃飛虎曰。天下荒荒。北海動搖。聞太師為國遠征。不意天子任信妲己。造此炮烙之刑。殘害忠良。若使播揚四方。天下諸侯聞知。如之奈何。黃飛虎聞言。將五柳長鬚。撚在手內。大怒曰。三位殿前。據我末將。看將起來。此炮烙不是炮烙。大臣乃烙的是紂王江山。炮烙的是成湯社稷。古云道得好。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今主上不行仁政。以非刑加上大夫。不出數年。必有禍亂。我等豈忍坐視敗亡。

之理。眾官俱各嗟嘆而散。各歸府宅。且言紂王回宮。妲已迎接聖駕。紂王下輦。攜妲已手而言曰。美人妙策。朕今日殿前炮烙了梅柏。使眾臣俱不敢出頭。強諫。鉗口結舌。唯唯而退。是此炮烙乃治國之奇寶也。傳旨設宴與美人賀功。其時笙簧。襍奏。簫管齊鳴。紂王與妲已。在壽仙宮。百般作樂。無限歡娛。不覺樵樓鼓角。二更樂聲不息。有陣風將此樂音。送到中宮。姜皇后尚未寢。只聽樂聲。聒耳。問左右宮人。這時候那裡作樂。兩邊宮人啟娘娘。這是壽仙宮。蘇美人與天子飲宴未散。姜皇后嘆曰。昨聞天子信妲已。造炮烙。殘害梅柏。慘不可言。我想這賤人。盡惑聖聰。引誘

人君。肆行不道。卽命乘輦。待我往壽仙宮走一遭。看官此一去。未免有娥眉見妬之意。只怕是非從此起。災禍目前生。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忠諫殺身。古今不知一人。若梅大夫以炮烙捐軀。須臾骨化形消。其受禍更慘更烈。俚云。最毒婦人心。妲已固無足論。紂王竟化之作忍心人。嗣是更慘更毒。正所謂習以性成。獨怪近日鬚眉男子。皆化爲繞指柔。而柔顏異順。先意逢迎。若不見其慘毒。較之妲已。紂王顯惡稍不肖。人以是少恕之。子曰。當彼之曲意權貴時。冷菴熱挽。井中下石。朋

比作仇殺人未嘗不毒不慘此之謂真陰毒此之
爲真婦人何也。彼陰可以借劍殺人陽可望風行
止甚致乘機卸担此輩之惡更甚殷紂妲己也。
又批
從來仙佛之流乃超出煩惱場中逍遙清虛之府
任他桑田滄海斗換星移都無罣礙這雲中子不
守清規突然多事引起事端妖怪滅不成就索罷
了。又題甚麼詩送了個杜元銑因杜元銑又惹得
個梅柏慘死致紂王有炮烙諫臣之名逐節生出
事來究其始皆此老不寧耐多事之所致也。

第七回

費仲計廢姜皇后

詩曰

紂王無道樂溫柔

日夜宣淫興未休

月色巴西重進酒

清歌纔罷奏箜篌

養成暴虐三綱絕

釀就醜戕萬姓愁

諷諫難回流下性

至今餘恨鎖西樓

話言姜皇后聽得音樂之聲問左右知是紂王與妲己飲
宴不覺點首歎曰天子荒淫萬民失業此取亂之道。昨外
臣諫諍竟遭慘死此事如何是好。眼見成湯天下變更我
身爲皇后豈有坐視之理。姜皇后乘輦兩邊排列宮人紅

燈閃灼簇擁而來前至壽仙宮侍駕宮啟奏姜娘娘已到
宮門候旨紉王更深帶酒醉眼睜斜蘇美人你當去接梓
童姐已領旨出宮迎接蘇氏見皇后行礼皇后賜以平身
姐已引導姜皇后至殿前行礼畢紉王曰命左右設坐請
梓童坐姜皇后謝恩坐于右首看官那姜后乃紉王元配
姐已乃美人坐不得侍立一旁紉王與正宮把盞王曰梓
童今到壽仙宮乃朕喜幸命姐已美人著宮娥繇捐輕敲
檀板美人自歌舞一回與梓童賞玩其時繇捐輕敲檀板
姐已歌舞起來但見

一霓裳擺動綉帶飄揚輕輕裙襖不沾塵孌孌腰肢風折

柳歌喉嘹亮猶如月裡奏仙音一點珠唇却似櫻桃逢
雨濕尖纖十指愧如春笋一般同杏臉桃腮好相牡丹
初綻蕊正是瓊瑤玉宇神仙降不亞嫦娥下世間

姐已腰肢孌娜歌韻輕柔好似輕雲領上搖風嫩柳池塘
拂水只見繇捐與兩邊侍兒喝采跪下齊稱萬歲姜皇后
正眼也不看但以眼觀鼻鼻叩於心忽然紉王看見姜后
如此帶笑問曰御妻光陰瞬息歲月如流景致無多正宜
當此取樂如姐已之歌舞乃天上奇觀人間少有的可謂
真寶御妻何無喜悅之色正顏不觀何也姜皇后就此出
席跪而奏曰如姐已歌舞豈足稀奇也不足真寶紉王曰

此樂非奇寶。何以爲奇寶也。姜后曰。妾聞人君有道。賤貨而貴德。去絕而遠色。此人君自省之寶也。若所謂天有寶。日月星辰。地有寶。五穀園林。國有寶。忠臣良將。家有寶。孝子賢孫。此四者乃天地國家所有之寶也。如陛下荒淫酒色。徵歌逐技。窮奢極欲。聽讒信佞。殘殺忠良。驅逐正士。播棄梨老。此匪人。惟以婦言。是用此。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以此爲寶。乃傾家喪國之寶也。妾願陛下改過弗吝。事修厥德。親師保。遠女等。立綱持紀。毋事宴遊。毋沉酣於酒。毋怠荒於色。日勤政事。茹自滿假。庶幾天心可回。百姓可安。天下可望太平矣。妾乃女流。不識忌諱。妄干天聽。願陛下

痛改前愆。力賜施行。妾不勝幸甚。天下幸甚。姜皇后奏罷。辭謝畢。上輦還宮。且言紂王。已是酒醉。聽姜皇后一番言語。十分怒色。這賤人不識抬舉。朕着美人歌舞。一回與他取樂玩賞。反被他言三語四。許多說話。若不是正官。用金瓜擊死。方消我恨。好懊惱人也。此時三更已盡。紂王酒已醉了。叫美人。方纔朕躬着惱。再舞一回。與朕解悶。妲己跪下。奏曰。妾身從今。再不敢歌舞。王曰。爲何妲己。曰。姜皇后深責妾身。此歌舞。乃傾家喪國之物。况皇后所見。甚正。妾身蒙聖恩寵眷。不敢暫離。左右倘娘娘傳出宮闈。道賤妾。蠱惑聖聰。引誘天子。不行仁政。使外庭諸臣。持此督責妾

雖拔髮不足償其罪矣。言罷淚下如雨。紂王聽罷大怒曰：「美人只管侍朕，明日便廢了賤人，立你爲皇后。朕自做主，美人勿憂。」妲己謝恩，復傳奏樂飲酒，不分晝夜，不表。一日朔望之辰，姜皇后在中宮，各宮嬪妃朝賀皇后。西宮黃貴妃乃黃飛虎之妹，馨慶宮楊貴妃俱在正宮，只見宮人來報壽仙宮蘇妲己候旨。皇后傳宣妲己進宮，見姜皇后昇寶座，黃貴妃在左，楊貴妃在右，妲己進宮朝拜已畢。姜皇后特賜美人平身，妲己侍立一旁。二貴妃問曰：「這就是蘇美人？」姜后曰：「正是。」因對蘇氏責曰：「天子在壽仙宮，無分晝夜，宣淫作樂，不理朝政法紀，混淆你並無一言規諫，迷惑

天子朝歌暮舞，沉湎酒色，拒諫殺忠，壞成湯之大典，悞國家之安危，是皆汝之作俑也。從今如不悛改，引君當道，仍前肆無忌憚，定以中宮之法處之。且退。」妲己忍氣吞聲，拜謝出宮。滿面羞愧，悶悶回宮。時有蘇指接住妲己，口稱：「娘娘已進宮，坐在綉墩之上。」長吁一聲，蘇指曰：「娘娘今日朝正宮而回，爲何短歎長吁？」妲己切齒曰：「我乃天子之寵妃，姜后自恃元配，對黃楊二貴妃，羞辱我，不堪。此恨如何不報？」蘇指曰：「主公前日親許娘娘爲正宮，何愁不能報復？」妲己曰：「雖許，但姜后現在，如何做得？」必得一奇計，害了姜后，方得妥貼。不然百官也不服，依舊諫諍不寧，怎得安然。」

主和漢書
四
你有何計可行。其福亦自不淺。蘇捐對曰：我等俱係女流，况奴婢不過一侍婢耳，有甚深謀遠慮。依奴婢之意，不若召一外臣計議。方安姐已沉吟半晌，曰：外官如何召得進來？况且耳目甚衆，又非心腹之人，如何使得蘇捐曰：明日天子幸御園，娘娘暗傳懿旨，宣召中諫大夫費仲到宮侍。奴婢分付他定一妙計。若害了姜皇后，許他官居顯任，爵祿加增，他素有才名，自當用心。萬無一失。姐已曰：此計雖妙，恐彼不肯。奈何？蘇捐曰：此人亦係主公寵臣，言聽計從。况娘娘進宮，也是他舉薦。奴婢知他必肯盡力。姐已大喜。那日紂王幸御花園，蘇捐暗傳懿旨，把費仲宣至壽仙宮。

費仲在宮門外，只見蘇捐出宮，問曰：費大夫，娘娘有密書一封，你拿出去自拆，觀其機密，不可漏泄。若成事之後，蘇娘娘決不負大夫。宜速不宜遲。蘇捐道罷，進宮去了。費仲接書急出午門，到於本宅，至密室開拆觀看。乃姐已教我設謀害姜皇后的重情。看罷，沉思憂懼。我想起來，姜皇后乃主上元配，他的父親乃東伯侯姜桓楚，鎮於東魯，雄兵百萬，麾下大將千員，長子姜文煥，又勇貫三軍，力敵萬夫。怎的惹得他若有差訛，其害非小。若遲疑不行，他又是天子寵妃。那日他若讐恨，或枕邊密語，或酒後讒言，吾死無葬身之地矣。心下躊躇，坐臥不安，如芒刺背，沉思終日，併

無一籌可展。半策可施。廳前走到廳後。神魂顛倒如醉。如痴。坐在廳上。正納悶間。只見一人。身長丈四。膀闊三停。壯而且勇。走將過去。費仲問曰。是甚麼人。那人忙向前叩頭。曰。小的是姜環。費仲聞說。便問你在我府中幾年了。姜環曰。小的來時。離東魯到老爺臺下五年了。蒙老爺一向擡舉恩德如山。無門可報。適纔不知老爺悶坐。有失迴避。望老爺恕罪。費仲一見此人。計上心來。便叫你且起來。我有事用你。不知你肯用心去做你的富貴。亦自不小。姜環曰。若老爺分付。安敢不努力前去。况小的受老爺知遇之恩。便使小的赴湯蹈火。萬死不辭。費仲大喜曰。我終日沉思。

無計可施。誰知却在你身上。若事成之後。不失金帶垂腰。其福應自不淺。姜環曰。小的怎敢望此。求老爺分付小人領命。費仲付姜環耳上。這般這般如此如此。若此計成。你我有無窮富貴。切莫漏泄。其禍非同小可。姜環點頭領計去了。這正是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有詩為証。詩曰。

姜后忠賢報主難。

孰知平地起波瀾。

可憐數載鴛鴦夢。

取次凋殘不忍看。

話說費仲密密將計策寫明。暗付鮪捐鮪捐得書。密奏與姐。已姐已大喜。正官不久可居。一日紂王在壽仙宮閑居。

無事。姐已啓奏曰：陛下顧戀妾身，旬月未登金殿，望陛下明日臨朝，不失文武仰望。王曰：美人所言，真是難得。雖古之賢妃聖后，豈是過哉？明日臨朝，裁決機務，庶不失賢妃美意。看官：此是費仲姐已之計，豈是好意？表過不題。次日天子設朝，但見左右奉御保駕，出壽仙宮，鸞輿過龍德殿，至分官樓，紅燈簇簇，香氣氤氳。正行之間，分官樓門角旁一人，身高丈四，頭帶扎巾，手執寶劍，行如虎狼，大喝一聲：「言曰：昏君無道，荒淫酒色，吾奉主母之命，刺殺昏君。庶成湯天下，不失與他人可保吾主爲君也。」一劍劈來，兩邊該多少保駕官，此人未近前時，已被衆官所獲，繩纏索綁，拿

近前來，跪在地下。紂王驚而且怒，駕至大殿，陞座。文武朝賀畢，百官不知其故。王曰：宜武成王黃飛虎，亞相比于二臣，隨出班拜伏，稱臣。紂王曰：二卿今日陞殿，異事非常。比干曰：有何異事？王曰：分官樓有一刺客，執劍刺朕，不知何人所使。黃飛虎聽言，大驚，忙問曰：昨日是那一員官宿殿內，有一人，乃是封神榜上有名，官拜總兵，姓魯，名雄。出班拜伏。是臣宿殿，並無奸細。此人莫非五更隨百官混入分官樓內，故有此異變？黃飛虎分付把刺客推來。衆官將刺客拖到滴水之前。天子傳旨，衆卿謹與朕勘問明白。回旨。班中閃一人進禮，稱臣費仲不才，勘明回旨。看官：費仲原

非問官此乃做成圈套。陷害姜皇后的。恐怕別人審出真情。故此費仲討去勘問。話說費仲拘出刺客。在午門外勘問。不用加刑。已是招成謀逆。費仲進大殿。見天子俯伏回旨。百官不知。原是設成計謀。靜聽回奏。王曰。勘明何說。費仲奏曰。臣不敢奏聞。王曰。卿既勘問明白。爲何不奏。費仲曰。赦臣罪。方可回旨。王曰。赦卿無罪。費仲奏刺客姓姜。名環。乃東伯侯姜桓楚家將。奉中宮姜皇后懿旨。行刺陛下。意在侵奪天位。與姜桓楚而爲天子。幸宗社有靈。皇天后土庇佑。陛下洪福齊天。逆謀敗露。隨即就擒。請陛下下九卿文武議貴議戚定奪。紂王聽奏。拍案大怒。曰。姜后乃朕

元配。輒敢無禮。謀逆不道。還有甚麼議貴議戚。况宮弊難除。禍潛內禁。肘腋難以提防。速着西宮黃貴妃勘問回旨。紂王怒發如雷。駕回壽仙宮。不表。且言諸大臣紛紛議論。難辨假真。內有上大夫楊任。對武成王曰。姜皇后貞靜淑德。慈祥仁愛。治內有法。據下官所論。其中定有委曲不明之說。宮內定有私通。列位殿下衆位大夫。不可退朝。且聽西宮黃娘娘消息。方存定論。百官俱在九間殿。未散話言。奉御官承旨。至中宮。姜皇后接旨。跪聽。宣讀。奉御官宣讀曰。

勅曰。皇后位止中宮。德配坤元。貴敵天子。不思日夜競

揚敬修厥德。母忝姆。懿克諧內助。乃敢肆行大逆。豢養
武士姜環。於分宮樓前行刺。幸天地有靈。大奸隨獲。發
赴午門。勘問招稱。皇后與父姜桓楚同謀。不道僥倖天
位。彛倫有乖。三綱盡絕。着奉御官拿送西宮。好生打着
勘明。從重擬罪。毋得徇情。故縱。罪有攸歸。特勅。
姜皇后聽罷。放聲大哭道。冤哉冤哉。是那一箇奸賊生事
做害我。這箇不赦的罪名。可憐數載宮闈。克勤克儉。夙興
夜寐。何敢輕爲妄作。有忝姆訓。今皇上不察來歷。將我拿
送西宮。存亡未保。姜后悲悲泣泣。淚下沾襟。奉御官同姜
后來至西宮。黃貴妃將旨意放在上。上首尊其國法。姜皇后

跪而言曰。我姜氏素秉忠良。皇天后土。可鑒我心。今不幸
遭人陷害。望乞賢妃鑑我平日所爲。替奴作主。雪此冤枉。
黃妃曰。聖旨道你命姜環弑君。獻國構東伯侯。姜桓楚篡
成湯之天下。事干重大。逆禮亂倫。失夫妻之大義。絕元配
之恩情。若論情真。當夷九族。姜后曰。賢妃在上。我姜氏乃
姜桓楚之女。父鎮東魯。乃二百鎮諸侯之首。官居極品。位
壓三公。身爲國戚。女爲中宮。又在四大諸侯之上。况我生
子殷郊。已正東宮。聖上萬歲後。我子承嗣大位。身爲太后。
未聞父爲天子。而能令女屐負太廟者也。我雖係女流。未
必癡愚至此。且天下諸侯不止與我父親一人。若天下齊

與問罪之師如何保得永久。望賢妃詳察雪此奇冤。並無此事。懇乞回旨。轉達愚衷。此恩非淺。話言未了。聖旨來催。黃妃乘輦至壽仙宮候旨。紂王宣黃妃進宮朝賀。畢。紂王曰。那賤人招了。不曾。黃妃奏曰。奉旨嚴問姜后。並無半點之私。實有真潔賢能之德。后乃元配。侍君多年。蒙陛下恩寵。生殿下已正位東宮。陛下萬歲後。彼身為太后。有何不足。尚敢欺心。造此滅族之禍。况姜桓楚官居東伯位。至皇親諸侯。朝稱千歲。乃人臣之極品。乃敢使人行刺。必無是理。姜后痛傷于骨髓之中。卿冤于覆盆之上。卽姜后至。愚未有父為天子。而女能為太后。甥能承祧者也。至若棄貴

而投賤。遠上而近下。愚者不為。况姜后正位數年。素明禮教者哉。妾願陛下察冤雪枉。無令元配受誣。有乖聖德。再乞看太子生母。憐而赦之。妾身幸甚。姜后舉室幸甚。紂王聽罷。自思曰。黃妃之言。甚是明白。果無此事。必有委曲。正在遲疑。未決之際。只見妲己在旁。微微冷笑。紂王見妲己微笑。問曰。美人微笑不言。何也。妲己對曰。黃娘娘被姜后惑了。從來做事的人。好的自己播揚。惡的推與別人。况謀逆不道。重大事情。他如何輕意便認。且姜環是他父親所用之人。既供有主使。如何賴得過。且三官后妃。何不攀扯別人。單指姜后。其中豈得無說。恐不加重刑。如何肯認。望

陸下詳察。紂王曰。美人言之有理。黃妃在旁言曰。蘇妲己。毋得如此。皇后乃天子之元配。天下之國母。貴嫡至尊。雖自三皇治世。五帝爲君。縱有大過。止有貶謫。並無誅斬。正宮之法。妲己曰。法者乃爲天下而立。天子代天宣化。亦不得以自私自便。况犯法無尊親貴賤。其罪一也。陛下可傳旨。如姜后不招。挽去他一目。眼乃心之苗。他惧挽目之苦。自然招認。便文武知之。此亦法之常。無甚苛求也。紂王曰。妲己之言也是。黃貴妃聽說。欲挽姜后目。心甚着忙。只得上輦回西宮。下輦見姜后。垂淚頓足曰。我的皇娘。妲己是你百世冤家。君前獻妬忌之言。如你不認。卽挽你一目。可

依我就認了罷。歷代君王。並無將正宮加害之理。莫非貶至不遊宮。便了姜后。泣而言曰。賢妹言雖爲我。但我生平頗知禮教。怎肯認此大逆之事。貽羞於父母。得罪於宗社。况妻刺其夫。有傷風化。敗壞綱常。令我父親。作不忠不義之奸臣。我爲辱門敗戶之賤輩。惡名千載。使後人言之切齒。又致太子。不得安于儲位。所關甚巨。豈可草率冒認。莫說挽我一日。便投之于阱。獲萬劓千鍾。這是生前作孽。今生報。豈可有垂大義。古云。粉骨碎身。俱不懼。只留清白在。人間言未了。聖旨下。如姜后不認。卽去一目。黃妃曰。快認了罷。姜后大哭曰。縱死豈有冒認之理。奉御官自殿逼迫。

容留不得。將姜皇后挽去。一目血染衣襟。昏絕于地。黃妃忙教左右官人扶救。急切未醒。可憐。有詩爲証。詩曰。挽目飛災禍不禁。只因規諫語相侵。

早知國破終無救。

空向西宮血染襟。

黃貴妃見姜后遭此慘刑。泪流不止。奉御官將挽下來血滴滴。一日盛貯盤內。同黃妃上轎來回紂王。黃妃下轎進宮。紂王忙問曰。那賤人可曾招成。黃妃奏曰。姜后並無此情。嚴究不過。受挽目屈刑。怎肯失了大節。奉旨已取一目。黃妃將姜后一目血淋淋的捧將上來。紂王觀之。見姜后之睛。其心不忍。恩愛多年。自悔無及。低頭不語。甚覺傷情。

回首責妲己曰。方纔輕信你一言。將姜后挽去一目。又不曾招成。咎將誰委。這事俱係你輕率妄動。倘百官不服。奈何奈何。妲己曰。姜后不招。百官自然有說。如何干休。况東伯侯坐鎮一國。亦要爲女洗冤。此事必欲姜后招成。方免百官萬姓之口。紂王沉吟不語。心下煎熬。似羝羊觸藩。進退兩難。良久問妲己曰。爲今之計。何法處之。方妥。妲己曰。事已到此。一不做。二不休。招成則安靜無說。不招則議論風生。竟無寧宇。爲今之計。只有嚴刑酷拷。不怕他不認。今傳旨令貴妃用銅斗一隻。內放炭火燒紅。如不肯招。炮烙姜后。二手十指連心痛。不可當。不愁他不認。紂王曰。據

黃妃所言。姜后全無此事。今又用此慘刑。屈勘中宮。恐百官他議。掩目已錯。豈可再乎。姐已曰。陛下差矣。事到如此。勢成騎虎。寧可屈勘姜后。陛下不可得罪與天下諸侯。合朝文武。紂王出乎無奈。只得傳旨。如再不認。用炮烙二手。毋得徇情負諱。黃妃聽得此言。魂不附體。上輦回宮來看。姜后可憐身倒塵埃。血染衣襟。情景慘不忍見。放聲大哭。曰。我的賢德娘娘。你前生作何惡孽。得罪于天地。遭此橫刑。乃扶姜后而慰曰。賢后娘娘。你認了罷。昏君意呆心毒。聽信賤人之言。必欲致你死地。如你再不招。用銅斗炮烙你二手。如此慘惡。我何忍見。姜后血淚染面。大哭曰。我生

前罪深孽重。一死何辭。只是你替我作個証盟。就死與目言未了。只見奉御官將銅斗燒紅。傳旨曰。如姜后不認。卽烙其二手。姜后心如鐵石。意似堅剛。豈肯認此。証陪屈情。奉御官不由分說。將銅斗放在姜后兩手。只烙的筋段皮焦。骨枯人嗅。十指連心。可憐昏死在地。後人觀此。不勝傷感。有詩歎曰。

銅斗燒紅烈焰生。

官人此際下無情。

可憐一片忠貞意。

化作宮流日夜鳴。

黃妃看見這等光景。死狐悲。心如刀絞。意似油煎。痛哭一場。上輦回宮。進宮見紂王。黃妃含淚奏曰。慘刑酷法。嚴

審數番。並無行刺真情。只怕奸臣內外相通。做害中官事。机有變。其禍不小。紂王聽言。大驚曰。此事皆美人教朕傳旨。勘問事。既如此。奈何奈何。妲己跪而奏曰。陛下不必憂慮。刺客姜環現在。傳旨着威武大將軍晁田。晁雷押解姜環進西宮。二人對面執問。難道姜后還有推托。此回必定招認。紂王曰。此事甚善。傳旨宣押刺客對審。黃妃回宮不題。話言晁田。晁雷押刺客姜環進西宮對詞。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從來奸臣賊子。定是殘忍刻薄。費仲遣謀妲己。起

釁。紂王殘忍。若天生就一付肝腸。書曰。朋比作仇。良有以也。可憐姜后之賢。竟罹奇禍。所有黃妃一人左右挽回。終不克免。予恨此時滿朝文武。獨無一男子。紂王可謂獨夫。

又批

紂書以狐狸托於妲己。原未見於正史。此係作書者婆心。指點大有深意。迨狐善媚而亦慘毒如婦人焉。狐之始以美色妖惑少年。宣淫恩愛。彼少者不知。及至髓竭精枯。罷弊郎當。彼方棄而他適。何嘗有一點憐惜之意。與婦人何以異。今看紙上之

言回視閨中之婦然乎否也。如今舉世皆有狐狸
但不可爲他所惑。可謂回頭是岸。

